

七十



古香齋新刻袖珍淵鑑類函卷二百十七

武功部十二

願從征伐

簿籍

軍制

致師

發軍

先鋒

鄉導

增家語曰孔子北遊于農山四望喟然歎曰三子各

言爾志吾將擇焉子路進曰由願得白羽若月赤羽若

日鐘鼓之音上震於天旂旗纒紛下蟠於地由當一隊

而敵之必也攘地千里褰旆執鉞唯由能之 後漢書

王霸傳曰光武過潁陽霸率賓客上謁曰將軍興義兵

竊不自知量貪慕威德願充行伍 唐書馬璘傳曰馬

古香齋淵鑑類函

卷百七

武功部

願從征伐

一

璘年二十讀漢馬援傳至丈夫當死邊野以馬革裹尸

而歸慨然曰使吾祖勲業墜於地乎開元末挾策從安

西節度府 又李晟傳曰李抱玉署晟右軍將吐蕃圍

靈州抱玉授以兵五千擊之晟辭曰以眾則不足以謀

則多乃請將一千人由大震關趨臨洮屠定秦堡執其

帥慕容谷鐘而還吐蕃乃解圍去 又封常清傳曰安

祿山反帝引見問何策以討賊常清大言曰天下太平

久人不知戰然事有逆順勢有奇變臣請馳至東京悉

府庫募驍勇挑馬籠渡河計曰取逆首以獻闕下天子

壯之 又馬燧傳曰李懷光反河中朝臣多請宥懷光

者燧以懷光反覆不可信河中近甸捨之屈威靈無以
示天下乃捨軍入朝為天子自言之且云得三千日糧
足平河中許之

願從征伐二

增投筆 請纓漢書班超傳曰超為官傭書常輟業投
張篤立坊里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視謂乎 史
記曰終軍請願受長纓必羈南越王而致之關下

原從軍行 狗國雜 **當一隊** 為先鋒漢書李陵
頭自請曰臣所將屯邊者皆荆楚勇士奇材劍客也力
扼虎射命中願得自當一隊 北征記曰永樂時忠勇
王企忠來歸屢言阿魯台獄主虐人違天逆

命數為邊患請發兵討之願身為前鋒自効 **原卜式**
奮身 實憲奮擊 式上書聞南越反願父子與齊習
戰船往死之下詔曰齊相卜式願奮

古香齋鑑類 卷二十七 武功部 願從征伐 二

身國難賜爵關內侯 實 呂蒙十五擊賊 張奮二
憲願奮學阿奴以贖罪

十領兵 吳志呂蒙年十五六竊隨姊夫鄧當擊賊當頓
見呵叱不能禁止歸白母母怒欲罰之蒙曰貧
賤難可居設有功富貴可致不探虎穴安得虎子也

又張昭弟子奮年二十造作攻城人攻車步騰薦之昭
不願曰汝年少謂曰童汪死難子奇治 **尚能被甲**
阿奮不才年不為少也領兵連有功

上馬 更學兵書戰策 尚擊武陵五溪蠻深入軍沒援
因復請行時年六十二帝怒其老未許之援自請曰臣
尚能被甲上馬帝合試之援據鞍顧盼以示可用帝笑

曰嬰孺哉是翁也遂遣援 唐書馬燧傳曰燧與諸兄
學戰策歎曰方天下有事丈夫當以功濟四海巢老一
儒哉更學 兵書戰策

願從征伐三

增詩 唐揚炯從軍行曰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牙璋

辭鳳闕鐵騎遶龍城雪暗雕旗畫風多雜鼓聲靈爲百
夫長勝作一書生 明陳汝言從軍詩曰蕭蕭戎馬鳴
悠悠赴遐征洒涕別親感前行有期程骨肉恩難斷負
戈且吞聲開邊報明主寧顧死與生 我非將門子生
本良家兒少年事馳騁射獵南山陲那家有急難詔書
下丹墀跨馬出門去立身當及時 平沙浩漫漫行邁
不遑歇父母生我時豈知從戰伐風吹隴頭樹月照原
上骨成功勳蕪然千載名不沒

簿籍一

周禮夏官大司馬中夏教麥舍如振旅之陳羣吏撰

古香齋藏類

卷三

武功部 簿籍

三

車徒讀書契

鄭元注曰讀書契謂以簿書按錄軍實之凡要

李靖問對曰臣

按春秋左氏傳云先偏後伍又司馬法曰伍人爲伍尉
繚子有束伍合漢制有尺籍伍符後世符籍以紙爲之
於是失其制矣

簿籍二

史記李廣傳曰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陣擊刁斗士
吏治軍簿至明士多樂廣而苦不識

簿籍三

原簡稽

動衆

周禮小宰以官府之八成經邦治二曰聽師田以簡稽註士卒兵器簿書也稽指

計也簡閱也合也合計其士卒閱其兵器爲之要籍也 禮足以動衆註動衆謂師役之事 持囊

立符

丙吉馭吏習知邊事警急見驛騎持赤白臺書也後漢初禁防尚簡但以壘書發兵未有

判簿

唐書兵志曰德宗幸衆還以神策兵有勞皆號判簿與元元從奉天定難功臣恩死罪中書御史府

部郎中一人判簿及軍戎調遣之名歟

唐書蘇瓌傳曰時十道使括天

更相度嚴環請罷十道使專責州縣

預立簿注天下同日闕正盡一月止

唐書兵志曰開元十三年始以驍騎分隸十二衛總

籍十二萬爲六番每衛萬八京兆驍騎六萬六千華州

六千同州九千蒲州萬二千三百絳州三千六百晉州

六百內弩手六千河南府三千陝統汝鄭懷汴六州各

五百內弩手六千其制皆擇下戶自丁宗丁品子墮壯

五尺七寸以上不足則兼以戶八等五尺以上皆免征

鐘賦役爲四籍兵部及州縣衛分掌之十人爲火五火

爲團皆有首長又擇材勇者爲番頭頗習弩射

又十

又十

又十

又十

又十

又十

古書雜錄類函

卷百七

武功部

簿籍

四

二年詔左右羽林軍飛騎闕取京旁州府士

以戶部印即其臂爲二籍羽林兵部分掌之

原尺籍

伍符 軍書羽檄 漢書馮唐曰士卒盡家人子起田中

符者軍行士伍伍相保符信詳將帥 尺籍以書軍令伍

夫躬言軍書交馳而輻輳羽檄重跡而相互

邊遠乃

至 吳語遽聞 霜以小冊記兵 出庀紙指名 通鑑

日曹諱知秦州數言嘶嘶欲內寇請益兵諒林學士

李迪奏陝西諸郡兵自可以益之帝因問以陝西兵數

對曰臣爲轉運使時以方寸小冊記兵及糧以備調發

今猶置佩囊中因取以進帝曰不意頗效在吾彀中

典故紀開曰明太祖諭諸將校曰朕昔下金華時館於

廉訪司有給掃除數老人能言元時點兵事使吾聞其

主將曰爾兵何在主將舉所佩繫囊出庀紙指其名曰

盡在此矣其怠弛如此及天下亂無兵可用乃集農夫

驅市民爲兵至不能彎弓發一矢

簿籍四

增名隸籍而身居市肆唐書兵志曰德宗時白志貞諱者家皆出子弟馬奴裝鉞助征神策兵旣發殆一報盡忠貞陰以市人補之名隸籍而身居市肆
再幸邊軍馬數目三年一造冊奏報恐其開消長參差卒然有警難以調度宜自今改議地方稍遠者歲一報邊方多事之地歲再報

簿籍五

增策唐劉蕡對策曰今夏官不知兵籍止於奉朝請六軍不主兵事止於養勳階

增議宋錢若水撰劉琪諡議曰公鎮江陵條上兵少財匱之狀除去詭名虛籍之弊大修部伍戰陣之法

軍刑一

哀惠淵鑑類函

卷三

武功部

簿籍

軍刑

五

增商書湯誓曰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予則殛戮汝罔有攸赦 周書牧誓曰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予最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最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貔如龍如罷于商郊弗迓克奔以役西土最哉夫子爾所弗最其于爾躬有戮 周禮曰夏官大司馬及致建大常比軍眾誅後至者 尉繚子武議篇曰凡誅者所以明武也殺一人而三軍震者殺之殺一人而萬人喜者殺之殺之貴大賞之貴小當殺而雖貴重必殺之是刑上究

也賞及牛童馬圉者是賞下流也夫能刑上宥賞下流此將之武也 海錄碎事曰兵去卒逃歸斬之一日家人不捕執及不言于吏盡與同罪 兵略纂聞曰嘉靖間毛伯溫掌兵部言兵不用命其弊在法令太寬請自今有逗遛者都指揮以下巡撫得斬以徇總帥則具狀以請至今論邊事者以公爲師

軍刑二

增唐書高崇文傳曰崇文統諸鎮討西川劉闢至興元士有折逆旅七箸者卽斬以徇 八編類纂曰代宗以馬璘兼邠寧節度使璘以段秀實爲都虞候卒有能引

古書爲淵鑑類函 卷三軍七 武功部 軍刑

弓重二百四十斤犯盜當死璘欲生之秀實曰將有愛憎而法不一雖韓彭不能爲理璘善其議竟殺之 孔帖曰李洪正爲武寧節度使徐自王智興後更卒驕縱不法洪正戮其尤無狀者終洪正治不敢譁 宋史岳飛傳曰飛行軍嚴肅卒有取民麻一縷以束芻者立斬以徇 八編類纂曰金忽糾虎遣使分詣諸道選兵詣蔡得精銳萬餘忠孝軍提控李德率十餘人乘馬入省大呼以月糧不優幾于罵詈忽糾虎縛德杖之金主諭忽糾虎曰此軍得力方欲倚用卿何不容忍責罰乃爾忽糾虎對曰時方多故錄功隱過自陛下之德至於將

帥之職則不然小犯則決大犯則誅其強兵悍卒不可使一日不在紀律睢陽之禍豈獨官奴之罪亦有司縱之大過耳 弇州史料西平王世家曰張輔用兵持重有遠略於賞罰必信貴將黃中恃功違節度詰之不遜卽手刃之梟於轅門諸將股栗莫敢仰視 又二史考曰明英宗時阿台朵兒只伯數寇甘涼命王驥西巡許以便宜行事公至稽閱邊備知守將弛弛而令不嚴明日集眾轅門詢平日畏敵不畏將者得都指揮安敬卽斬以徇一重震慄 兵略纂聞曰嘉靖時倭奴入寇巡撫李遂守秦州城名將士激以忠義曰能與我共死國

占嘉靖朝鑑

卷三十七

武功部 軍刑

七

軍刑三

原

正邪

討叛

左傳子反八見申叔時曰師其如何對刑以正邪 又叛

而不討何以示威

軍刑

重禁禮

會非令

以法

尉繚子武議篇曰吳起與秦戰未合一夫不勝其勇前

獲其首而還吳起立斬之軍吏諫曰此材上也不可斬

起曰材士則是也非吾令也斬之 後漢郭躬傳曰費

固出擊匈奴騎都尉秦彭爲副彭在別屯輒以法斬人

數其罪斬之流血

丹道

殷渠

驕韓弘

察軍中素恣橫者三百人一日

人敢肆者 又曹華傳曰華擢橫海軍節度副使時朝

廷披副爲三鎮其明年充海軍亂殺觀察使王遂詔華

在代視事三日合軍大饗幕甲上干麻酒中令曰天子

往代視事三日合軍大饗幕甲上干麻酒中令曰天子

以鄆入參別而戊有轉徒勞欲厚賞之請鄆人有州兵
左既而出州兵乃闔門大言曰天子有命誅殺帥者甲
起於幕環之凡斬千二百人血流股集

殺婦斬甥

得書郭默傳曰永嘉之亂默帥眾自為鴟撫循將士甚
赤氣冒門高火餘海派之人重足詳息
得懼心默婦兄陸嘉取官米數石餉默默以為違制將
殺嘉嘉奔石勒默乃自射殺婦以明無私 唐書寶軌
傳曰軌初以其甥為腹心偶夜出學不時至斬之又戒
家奴毋出外忽遣奴取寶去厨既而尋焉曰要當借汝
頭以明法命斬奴奴稱寶去厨既而尋焉曰要當借汝

按狀

宋史曰秋書劉崇勳高進父斬州
鈴轄陳昭乘青未至輒以步兵八千擊賊潰於崑崙關
殿直袁用等皆逐青以命之不齊兵所以收晨會諸將
堂上指曙起并召用等三十二人按以收仁狀驛出鎮
門斬之諸將股栗莫敢仰視 八編類纂曰後晉三鎮
繼叛人情大震劉知遠乃嚴設科禁有軍士盜紙錢一
僕被擒左右請釋之知遠曰吾誅其情不計其直竟殺
之由是眾

皆畏服
斬子 殺叔 八編類纂曰南唐時周兵圍
壽春連年未下劉仁贍幼子

古書滄鑑類編 卷三十七 武功部 軍刑

八

崇諫夜泛舟渡淮北為小校所執仁贍命斬之左右莫
敢救監軍使周廷構哭於中門以救之不許廷構復使
求救於夫人夫人曰妾於崇諫非不愛然軍法不可私
名節不可虧若貸之則劉氏為不忠之明妾與公何私
目見將士乎趨命斬之然後成喪將士皆感泣 語朕
曰曲端統兵日有叔父必欲居將列以功名自見力止
之不致遂以偏將出戰後竟敗歸既誅乃成服發喪其
祭文曰嗚呼斬叔者涇原統制祭叔者姪兒曲端尚享
土莫不
畏服

原察軍憲

禮其犯命者

易巢

毅

千旗 傳役敵為果致果為毅易之

順為武

仁而武

師眾以順為武

斬軍侯

文記趙奢傳曰趙

邯鄲三十里而合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兵鼓噪
勒兵武安屋氏皆振軍中候有一人言急故武安立斬
之後破秦軍
賜號馬服君 **髡職吏** 達近待 吳志陸遜傳曰射蓬
最親戲下兵不整遜對之髡其職吏 通鑑宋紀曰蒙
古子阿速帶因微傷民掠蒙古主責之達近待數人有

牧民慈 鞭其背 撻之市 唐書周堪傳堪拜義成節度使宿將暴警不循令者

其命鞭其背一軍大治 典故紀聞曰常遇春守金華

使人讓之諺曰民者國之本將軍上股肱骨合傷其本

乎撻一部將而萬民安亦將軍所樂聞也遇春謝之

斬中丞 斬副使 唐書李光弼傳曰光弼以景城河

業政地謬侍御史崔衆主兵太原每侮御史承業光弼素

不平及是詔衆以兵討光弼衆至拜衆御史中丞光弼

即付兵光弼怒收衆之會成者素拜衆御史中丞光弼

曰衆有罪已前繫今復斬侍御史若使者詔亦斬中

丞使者內詔不敢出乃斬衆以狗成震三軍 又高仁

厚傳曰楊師立反命仁厚討之師立夜出兵擾北柵仁

還明日會諸將仁厚曰副使楊茂言謂仁厚敗引兵走久乃

師不赦過 戮不用命 禮師執禁以齊衆不赦

書不用命戮于社

師出以律 民服以罪 易否臧凶 晉文

有死無犯

明恥教戰 魏絳曰軍士有死無犯

為敬 左傳求殺敵也 猛以濟寬 威

克厥愛 師以嚴終 功用威克 屬在戎行 貞其

師律 率職用威 齊民以法 有令必行 無瑕可

戮 敗軍責帥 用法伏辜 立武知禁 守文經武

增一人不戮 一軍皆震 在傳曰僖公二十七年楚

擊終朝而畢不戮一人 唐書路嗣恭傳曰嗣恭為郭

子儀朔方節度留後大將孫守亮擢重兵矯楚不受制

嗣恭因稱疾守亮至 擲枕稱善 給車歸葬 承德傳

節殺之一軍皆震 日承德從周世宗親征劉崇戰于高平大將樊愛能何

徽方戰退衄及駐上黨世宗書卧帳中召承德語曰前

日高平之戰主將殊不用命樊愛能而欲開括滌宇威以

法承德曰陛下欲固守封疆則必欲開括滌宇威以

四海宜痛懲其失世宗憐於地失呼稱善翌日諫二

將以狗 八編類纂曰周世宗既誅樊愛能以何徽先

守晉州有功欲免之既而以法不可廢遂并誅

之而給構車歸葬自是驕將惰卒始知所懼

取穀 **立斬** **借金立磔** 典故北征聞軍士有取

勞以供國用汝獨不念即兵行之際芻粟一給於官又

敢虐取諸民立命斬以徇 倉州史料岐陽王世家曰

李文忠入杭州營於麗譙下令曰敢有擅入民居者殊

死一卒下借民谷立磔以徇自是中外皆安堵如故

見者股栗 **謁者膝進** 唐書竇軌傳曰執從討王世

下有不用命即誅至小過亦鞭筆流血人見者皆重足

股栗由是蜀盜悉平 唐書韋雲起傳曰契丹寇營州

詔雲起護突厥兵討之啟民可計以二萬騎受節度雲

起使離爲二十屯屯相聯絡四道并引令曰故而行角

而止非公使母走馬三輪五復之既而斃斤一人犯令

即斬以徇於是突厥酋長入謁者皆膝而進莫敢仰視

願聞將軍之令 **撓孫吳之法** **若施用刑之威**

恐貽責帥之耻 **大爲防而猶踰** **小不忍而恐亂**

受榮既等於秦彭 **用鉞何殊於魏絳** **魏絳戮楊干**

之僕 **陸遜髡孫松之吏** **訓鷹揚之師令宜先定**

整烏合之衆刑在必行 **訓必勝之師罪非無赦** **勵**

陷堅之卒令在惟行 **鞭七貫三雖爽理兵之體** **罰**

一勸百宜宣用鉞之威

古香齋雜錄類函 卷言七 武功部 軍刑 十一

軍刑四

墮不以鄉里故廢法 吳志呂蒙入南郡令軍中不得干

南人取民家一笠覆官體蒙曰 **臨賊境而害主將** 帖

不可以鄉里故廢法垂涕斬之 **臨賊境而害主將** 帖

日李國貞死以郭子儀伐之及子儀至王元振自謂且

見德子儀怒曰汝臨賊境害主將賊者乘虛是無緣矣

又欲爲功乎 **親故無脫** 唐書闕璣傳曰部兵皆羣盜

改無 具聞請釋兵畧纂聞曰成化時韓雍征大藤
脫者 夫事二更即發大破之公賞其功謂以違令之罪以軍
法當斬乃具聞請釋曰荀一不用命而敗奈何人謂公
得將將
之體

致師一

增吳起論將篇曰兩軍相望不知其將令賤而勇者將
睡銳以賞之務於北無務於得 六帖引贊皇一品集
牛僧孺等兵法云用兵者致人之師不可自致所謂致
人者且令其自來

致師二

唐書尉遲敬德傳曰竇建德營板渚王命李勣等為
古奮齋鑑類函 卷三皇 武功部 致師 上

伏親披弓令敬德執稍略其壘大呼致師建德兵出乃
稍引却殺數十人眾益進伏發大破之 通鑑宋紀曰
元察罕攻真州知州邱岳部分嚴明守具周悉元兵薄
城輒敗岳乘勝出戰于胥浦橋以強弩射其致師者一
人死之

致師三

原訟敵 嘗寇 周禮訟敵國注敵國兵來則征之與訟
曲直若齊國佐如師 傳嘗寇而速去

之嘗 蹈師 挑戰 環人掌 晉軍挑 周禮環人掌
致師注致師

者致其必死之志古者將戰先使勇力之士狙敵 晉
趙旂挑戰夜至楚軍席於軍門之外使其徒入之示無
畏 踞轉鼓琴 遣畫遺幟 張韶轉蹊致楚 臨踞轉而
鼓琴轉衣囊也 魏氏春

秋曰者葛亮屯渭南童子欲速戰魏射司馬宣王堅壁挫其鋒亮屢遣書又致巾幘入喪巾遺之巾幘言其無勇以掉之幘音誠

摩旌摩壘 折

賊執俘 左傳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爲右以致晉師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卸靡旌摩壘而還攝叔曰致師者右入壘折賊執俘而還

輕騎致賊 輕甲挑師 唐書王道元屯虎牢秦王輕騎致賊遣道元伏以待賊至

原環四方之故 席軍門

道元傳曰劉武周使王子英數盜雀鼠谷帝遣寶誼擊之賊輕甲挑師戰接而一逼逐之伏發寶誼爲賊執之外者所講折衝禦侮詳上

致師四

遺婦人服書稱陳姥 唐書杜伏威傳曰湯帝遣陳姥遺以婦人服書稱陳姥以精兵討伏威稜不敢戰伏威怒其軍稜果悉兵至

錦衣驄馬立陣前 宋韓世忠圍淮陽城

吉登淵鑑類四 卷言七 武功部 致師 三

元术與劉猷同引兵來救世忠勸陣向敵遣人語之曰錦衣驄馬立陣前者韓相公也或危之世忠曰不如是不足以致敵敵果至殺具導戰二人遂引去

犒師一

周禮曰地官牛人軍事共其犒牛 海錄碎事曰應劭言多其牢賞注定厚食也 五代史李守貞傳曰守貞爲將無節制其始發軍也有賜賚曰掛甲錢班師又加賞勞曰卸甲錢出入之費常不下三十萬由此晉之公私重困

犒師一

增後漢書 彭傳曰彭羸臧宮劉歆長驅入江關令軍

中無得擄掠所過百姓皆奉牛酒迎勞 晉書桓溫傳
曰溫北征進兵至霸上持牛酒迎溫於路者十八九者
老感泣曰不圖今日復見官軍 通鑑唐紀曰上發涇
原諸道兵救襄城涇原節度使姚合言將兵五千至京
師軍士冒雨寒甚多攜子弟而來冀得厚賜遺其家既
至一無所賜至澁水詔京兆尹王翊犒師惟糲食菜餚
衆怒蹴而覆之 通鑑宋紀曰南唐主李煜每聞朝廷
出師克捷及喜慶之事必遣使犒師修貢 宋史高宗
本紀曰紹興七年賜吳玠犒軍錢百五十萬緡

犒師三

古香齋淵鑑類函

卷三百七

武功部

犒師

三

原弦高

展喜

左傳秦人襲鄭鄭商人弦高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曰不腆敝邑敢犒從者居則具一日之積行則備一夕之衛 國語齊伐魯展喜以膏沐犒師以義服明且不賂免也

弟遣叔

左傳曰楚子以驛至于羅洵吳子使其弟驛道荆南討張文表處耘至襄州遣丁德裕諭繼冲以假道之意繼冲乃遣其叔父保寅奉牛酒犒師於荆門且

胡瑯弱處耘

驅鹿

共牛

後魏書鄧穎傳曰世祖幸漢南高車莫弗庫若于率

待之有加

騎數萬餘驅鹿百餘萬詣行在所詔類爲

文銘于漠南以紀功德

共牛註見第一

作糜粥

設糲飯

五代史王徽罷傳曰梁兵攻吳麗師古死清口

薪爲爨爲作糜粥餉之亡卒多卒以全活

簡以檢校工部尚書爲節度使承張茂昭套繼後公私

屈乏欲享士無所給至與

下同糲食身居戢戶踰月

孟予武王伐商其小人篋

食壺漿以迎之

詳上

增殺妾以饗

賣女爲費

原箪食壺漿

具積備衛

具積備衛

具積備衛

具積備衛

具積備衛

唐書張巡傳曰巡守睢陽士多饑死存者皆瘼傷氣乏
巡出愛妾曰諸君經年乏食而忠義不少哀吾恨不割
肌以啖眾寧惜一妾而視士飢乃殺以大饗坐者皆
泣巡疆今食之遠亦殺奴禮以哺卒至羅雀掘鼠煮鐵
弩以食又張巡傳曰伍為澤潞將守臨洛田悅攻之
乘城固守累月士死糧且盡救不至伍恐召部將立軍
門命女出徧拜因曰諸君戰長苦吾無貲為賞願
以是女貢直為眾士一日費士皆哭曰請死戰
綾犒師 以緡犒軍 唐書韓混傳曰劉元佐不朝帝密
謂宜早見天子以錢二十萬為辦裝又以綾二十萬犒
軍 通鑑唐紀曰王裕與朱全忠連和以其子節度副
使昭祚及大將子弟為 發家錢頒士 斥禁錢賜軍
實以文綸二十萬犒軍 唐書田布傳曰布拜魏博節度使發家錢十萬緡頒士
卒 李絳傳曰田興以魏博聽命絳曰王化不及魏博
久矣一日挈六州來歸不大犒賞人心
不激請斥禁錢百五十萬緡賜其軍

弭兵一

古書齊鑑類四

卷三十七

武功部

弭兵

古

家語曰孔子北遊登於農山曰二三子各言其志子
路進曰由願得白羽若月赤羽若日攘地千里舉旗折
馘子貢進曰賜願旗鼓相望縞衣白冠陳說其問一國
釋怨顏回曰聞熏蕕不同器而治回願得明王聖主而
相之鑄劍戟為農器放牛馬於原藪則由無所施其勇
賜無所施其辨矣 莊子曰見侮不辱救民之鬪禁攻
寢兵救世之戰 司馬法天子之義篇曰古者戍兵三
年不與覲民之勞也上下相報和之至也得意則凱歌
示喜也偃伯靈臺答民之勞示休也

弭兵二

通史記始皇帝本紀曰收天下兵聚之咸陽銷以為鐘
錄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宮廷中 南唐書元宗紀曰
帝自以唐室苗裔誅於斥大境土之說及福州湖南再
喪知攻取之難始議弭兵務農或曰願陛下十數年勿
復用兵元宗曰兵可終身不用何十數年之有

弭兵三

原忘戰

戰兵主父便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
忘戰必危 武有七德一曰禁暴二曰

不教

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

宋為名

晉議去

宋向成欲戢諸侯之兵以為名韓宣子曰兵民
之殘也財用之盡也小國之大災也將或師之
雖曰不可必將許之子罕謂何成曰天生五材民並用
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昭文

古查齋淵鑑類函

卷三十七

武功部

弭兵

五

德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子求去之不亦誣乎 晉書吳
平議悉去兵大都置武吏百人小都五十人山濤盧欽
云不宜 脫兜鍪 設漆弓 韓愈詩曰仔纒貞觀烈
忠嗣傳曰忠嗣嘗曰平世為將撫眾而已吾不欲竭
國力以幸功名有漆弓百五十斤每發之示無所用

原戢文囊矣

歸馬放牛

詩載賦于華山之陽放牛
書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

於桃林之野示

干戈倒載

兵革不試 禮曰武王克
殷倒載下戈

包之以虎皮名曰建囊然後天下
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 試用也

弛而不張

闇而

不用

記曰張而不弛文武不能也 史記兵者聖人所
以詩強暴救危殆昔黃帝有涿鹿之戰以定火災

顛頭有共工之陣以平水害而世儒闢于大較禦火不
當用兵大至失守小至削弱後刑法不可捐于國沫伐
不可偃於天下但用之

有巧拙行之有逆順也

偃革尚文

息兵修德 唐
書

蕭俛傳曰穆宗初兩河底定俛與段文昌當國謂四方
無虞遂議太平事以為武不可驕勸帝偃革尚文 又

張文華傳曰新羅叛帝將出兵討之時文華病臥家自
力請見曰吐蕃盜邊兵屯境未解新羅復叛議者欲出
師臣恐人不堪勞請息

偃旗息鼓

寢柝包戈

唐書

庭傳曰明皇有事倚宗曠說以京師空虛議欲加兵守
邊召光庭與謀對曰諸蕃突厥為大替幣往來願修和
好有年矣若遣使召赴行在必欣然應命突厥受詔則
諸蕃君長必相率而來其饋饋息鼓不復事矣

淵海引三傑詩序曰疲
黑山之柝包青海之戍
廣問國宰記今滇海無波兵器可以蒙之虎皮矣乃大
修周公仲尼之道之時也
贊皇一品集與回統可汗
書邊陲罷警

牛勿用烽燧不
驚兵戎以息
汴聲言翼江淮陳少游懼遣參謀送款曰豪壽
符慮既難刃卷鐵惟君命
孔帖劉禹錫表

不祥之器 非君子之器 左師之欲去兵是謂誣道

車甲示藏 **烽燧不驚** **罷柝銷鋒**
孔帖柳永表
唐書叛臣傳

原去

原一拒越師
江南野史李昇曰民各生父母安用爭城
廣地使之膏血塗于野草乎自握王權至
禪位凡數十年止一拒
越師蓋不得已而為之
願以兵為戒
唐書李德裕傳
有功德祿慮快於武不可跋即奏言陛下征
伐無不得所欲願以兵為戒乃可保大功

主父之謂忘戰實曰危機

弭兵五

贖賦晉左太冲魏都賦曰喪亂既弭而能宴武人歸歎

以去戰蕭斧戢柯以柙刃虹旗攝麾以就卷

唐詩唐杜子美詩曰安得壯士挽天河淨洗甲兵長不

用 又曰青海無傳箭天山早掛弓 李白發白馬詩

原去

原去

原去

原去

原去

曰一掃清大漠包虎取金戈
宋王介甫詩曰老兵自此無傳箭漢甲如今不解纛

增雅唐柳宗元平淮雅曰淮夷既平震是朔南宜廟宜郊以告德音歸牛休馬豐稼于野我武唯皇永保無疆

右皇武乃諭乃止蔡有厚喜完其室家仰父俯子汝水云法既清而灞察人行歌我步遠運右方城

增序三傑詩序曰偃甲辭軒鑽金罷刃

增狀唐柳宗元狀曰和氣遠同罷七旬之于羽仁風薄暢收六月之車徒

增策唐元稹策曰古之所謂銷兵革者非謂幅裂其旗

古齊齋淵鑑類函卷百七 武功部 甲兵

七

章鏢鍊其鋒刃而已也蓋誠信著于上則忠孝行于下富壽立于內則夷狄和于外夷狄和則邊鄙之兵息富壽立則爭奪之患銷

增疏唐獨孤及代宗以左拾遺召既至上疏陳政曰夫療癰者必決之使潰今兵之爲患猶癰也不以漸戢之其害滋大大而圖之必力倍而功寡豈易不埃終日之義耶

伏兵一

增易曰伏戎于莽三歲不興 孫子行軍篇曰軍旁有險阻溝井林木蒹葭藪薈者必謹覆索之此伏姦之所

也

伏兵一

魏志李典傳曰劉表使劉備北侵至葉太祖遣典與夏侯惇拒之備一旦燒屯去惇率諸軍追擊之典曰賊無故退疑必有伏爾道窄草木深不可追也惇不聽與于禁追之典留守惇等果入賊伏裏戰不利典往救備見救至乃退晉書載記曰石季龍攻晉將劉演于廩邱充豫蒙右張平等起兵救演季龍夜奔營設伏于外揚聲將歸河北平等以爲信然入于空營季龍迴擊敗之遂陷廩邱隋書張定和傳曰煬帝征吐谷暉吐

京慕瀾鑑類

卷七

武功部

伏兵

六

谷渾主伏允以數千騎遁遣其名王詐稱伏允保軍我眞山帝令定和率師擊之旣與賊遇輕其衆少呼之命降賊不肯下定和不被甲挺身登山賊伏兵巖谷下發矢中之而斃唐書羅士信傳曰士信率千餘人來降高祖拜陝州道行軍總管師次洛陽攻千金堡堡有惡言詢軍士信怒夜遣百人載嬰兒啼噪墜下若自東都出奔者旣而陽悟曰非也此千金堡耳因散去堡兵關門追掠士信伏入屠之又王君廓傳曰君廓亡命聚徒數千人轉掠長平河東郡丞丁榮以兵拒之又遣使尉召君廓見使謬爲恭敬稱欲歸首榮輕之因陳兵登

山君廓悉伏甲山谷中榮軍還掩擊破之 又哥舒翰傳曰先是吐蕃候積石軍麥熟歲來取莫能禁翰乃設伏東南谷吐蕃五千騎入塞放馬褫甲將就田翰馳至麋鬪吐蕃駭走追北伏起悉殺之隻馬無返者 又曰

崔乾祐爲陣十五五或進或却而陌刀五千列陣後王師視其陣無法指觀嗤笑曰擒賊乃會食及戰乾祐旗少偃如欲遁者王師懈不爲備伏忽起薄戰皆奮死關翰軍奔潰略盡 又裴行儉傳曰行儉討突厥詐爲

糧車三百乘車伏壯士又伏精兵踵其後虜果掠車羸兵走險賊驅就水草解鞍牧馬方取糧車中而壯士突

百靈瀟鑑類函

卷百七

武功部

伏兵

十九

出伏兵至殺獲幾盡 又李晟傳曰晟悉家貲懷輯降附吐蕃君臣大懼相與議尙結贊者善計乃曰唐名將特李晟與馬燧渾瑊耳不去之必爲吾患卽遣使委辭因燧請和且求盟謀執瑊以賣燧於是結贊大興兵踰隴岐無所掠陽怒曰召吾來乃不牛酒犒軍徐引去以是間晟晟選兵二千使王佖伏汧陽旁擊其中軍幾獲結贊 又哥舒曜傳曰曜討李希烈以希烈在外欲乘虛襲許乃遣部將與劉德信趨許未至有詔切讓使班師德信等惶惑還軍無斥候至扈澗爲賊設伏詭擊死者殆半器械輜重皆亡 又高霞寓傳曰元和中討吳

元濟析山南東道爲兩鎮以雷禹宿將拜唐鄧隨節度使遏賊南衝震厲雖悍而寡謀統制尤非所善始引兵趨蕭陂戰小勝進至文城柵賊爲北逐之爲伏所掩遂大敗才以身免 又諸葛爽傳曰朱溫爲賊守同州爽率輕兵入之溫偃旗設伏以待爽謂賊遁士解甲就舍伏發悉棄鎧馬奔還 通鑑唐紀曰吳法超等引步騎四千自鄜州叛歸敕陳統觀察使李泌發兵防遏勿令濟河泌遣將將選士四百人分爲二隊伏於太原倉之隘道令之曰賊十隊過東伏則大呼擊之西伏亦大呼應之勿避道勿留行常讓以半道隨而擊之又遣虞

喜齋淵鑑類

卷言七

武功部

伏兵

三

候集近村少年各持弓刀瓦石躡賊後聞呼亦應而追之又遣唐英岸將千五百人夜出南門陳於澗北明日四鼓淮西兵起行入隘兩伏發賊衆驚亂且戰且走死者四之一進遇唐英岸邀而擊之賊衆大敗擒其驃軍兵馬使張崇獻 又曰李祐者淮西騎將有勇略率士卒刈麥於張柴村李愬召廂虞候史用誠戒之曰爾以三百騎伏彼林中又使人搖幟於前若將焚其麥積者祐素易官軍必輕騎來逐之爾乃發騎掩之必擒之用誠如言往生擒祐以歸 又曰黃巢遣其將尚讓王播帥衆五萬寇鳳翔鄭畋使唐弘夫伏兵要害自以兵數

千多張旗幟陳於高岡賊以敗書生輕之鼓行而前
無復行伍伏發賊大敗於龍尾陂 又曰均州賊帥孫
喜聚衆數千人謀攻州城都將武當馮行襲伏兵江南
自乘小舟迎喜謂曰州人得良牧無不歸心然公所從
之卒太多州人懼於剽掠尚以爲疑不若置軍江北獨
與腹心輕騎俱進行襲請爲前導告諭州人無不服者
矣喜以爲然從之既渡江軍吏迎謁伏兵發行襲手擊
喜斬之從喜者皆死江北軍望之俱潰 又曰楊行密
攻秦彥彥悉出城中兵陣於城西軍勢甚盛行密乃積
金帛麩米於一寨使羸弱守之多伏精兵於其傍自將
千餘人衝其陳兵始交行密陽不勝而走廣陵兵追之
入空寨爭取金帛麩米伏兵四起廣陵衆亂行密縱兵
擊之俘斬殆盡 又曰鄭祗德遣子將沈君縱等三將
將新卒五百擊裴甫戰於剡西賊設伏三溪之南而陳
於三溪之北壅溪上流使可涉卽戰陽敗走官軍追之
半涉決壅水大至官軍大敗三將皆死官軍幾盡 又
曰王式討裴甫三日凡八十三戰裴甫佯言乞降公曰
賊僥倖休耳謹備之果復三戰二十一日夜與劉聯劉
慶十餘輩又從百餘人出遙與諸將語伺我軍之懈將
使勇者潰圍焉諸將得公誠夜皆設伏於營前甫輩離

城數十步伏兵疾走以間之師數百復繼之城賊不出甫遽甚不知所為遂擒焉 五代史曰梁攻鄆州朱瑾來救梁諸將或勸太祖縱瑾入鄆耗其食堅壁勿戰以此可俱弊太祖曰瑾來必與時溥俱不若遣兵邀之霍存伏兵蕭縣已而瑾果與溥俱出迷離霍存發伏擊之遂敗瑾等於石佛山 通鑑宋紀曰淮南盜宋江以三十六人橫行河朔轉掠淮南京東諸郡官軍不敢嬰其鋒帝命張叔夜知海州叔夜使間者覘所向江逕趨海濱劫巨舟十餘載鹵獲叔夜募死士得千人設伏近城而出輕兵距海誘之戰先匿壯卒海旁伺兵合舉火

古書齋鑑類

卷三七

武功部 伏兵

三

焚其舟賊聞之皆無鬪志伏兵擒其副賊江乃降 說選遼志曰阿保機用其妻述律策使人告諸部大人曰我有鹽鐵之利諸部所食然諸部知食鹽之利而不知其鹽有主人可乎當來犒我諸部以為然共以牛酒會鹽池阿保機伏兵其旁俟其酒酣伏兵發盡殺諸部大人復併為一國東北諸夷皆畏服之 遼史太祖本紀曰太祖討黑車子室韋唐盧龍軍節度使劉仁恭發兵數萬遣養子趙霸來拒霸至武州太祖諜知之伏勁兵桃山下遣室韋人牟里詐稱其酋長所遣約霸至兵會平原既至四面伏發擒霸戮其眾乘勝大破室韋 金

州史料親征考曰庚子六月陳友諒大舉入寇至建康
太祖遣馮國勝常遇春率虎翼軍三萬伏石灰山側徐
達軍南門外楊璟往兵大勝港張德勝朱虎率舟師由
龍江關外上總大兵盧龍山友諒與其第五王率千艘
犯龍灣先遣萬人登岸立柵時暑熱甚忽大雨上督諸
軍競前拔柵友諒麾其軍來爭戰方合國勝遇春伏兵
起達兵德勝兵亦至內外合擊遂大破之俘其卒二萬
人殺溺死者無算獲巨艦百餘戰舸數百 又徐中山
世家曰徐達攻常州張士德以卒數萬來援達諸將計
曰士德勇冠軍且狡未易力勝也去城十八里爲三覆

古書齋鼎鑑類

卷三

武功部 伏兵

三

以待而別選鐵騎屬總管王均用將之乃前徼士德兵
旣交均用鐵騎橫其中堅殲亂士德走遇覆馬蹶獲之
遂大破其軍 兵略纂聞曰常遇春拔安慶趙普勝水
寨友諒聲言且援安慶遇春策曰必攻池州賊悞我選
卒萬人伏九華山友諒兵果攻池州城中伐鼓大噪伏
盡發城中應之遂大破其衆俘斬萬人 又曰宣德間
御史盛景以直諫調令羅江隣邑德陽寇趙鐸者僭稱
趙王所至屠戮羅江故無城公盡開四門市中各開戶
藏兵於內約砲響兵出又伏奇兵山隈陽示弱遣迎賊
賊人未半公率義勇士開戶聞砲聲兵突出各橫截殺

賊賊不相救山隈伏兵應聲夾攻殊死鬪賊大北斬獲無算 又曰正統時陶副使成被命整飭邊務至則量海寇來風汛時月預以釘板陰布于沿海泥淖中賊艤舟爭跳躍登岸足盡被刺衆蹈伏兵四合賊殲舟皆焚自是倭寇不復擾海東 又曰沙縣賊鄧茂七反都督劉聚討之用其降將羅汝先誘之出攻延平令浙兵伏後坪江西兵伏後洋南京兵伏沙溪南而以福建兵素爲賊所易者挑之賊果出戰有垣伏起合擊大破之

又曰許忠節公達令樂陵時劇賊劉七齊彥名颺起畿甸焚屠城邑公令民家各治土垣度高于簷宇垣闢一

百香齋鑑要圖

卷百七

武功部

伏兵

十四

實如圭僅容一人家令二壯者執刃伏竇內餘編隊伍匿曲巷中乃洞城門如虛邑寇入兵發一無所逞旗舉伏發斬獲殆盡 又曰嘉靖間倭寇淮揚都督劉顯與其家甲驅至安東伏甲岡下躬率四騎薄賊艘詬之賊出公叱三騎使前以身殿斬一人以徇且戰且却射馬中矢馬駭公下馬抉鏃賊卒馳公前公躍馬斬馳者賊至岡下弩發賊多中弩者乃引去 又曰黃讚知鎮寧州時土獠于駐殺其長累捕不獲偵者言駐且以兵徇取紹恩故地未服者道當繇安莊明日公馳牒候之中途因要其入見旣遣胡生關說令毋懸結帶刀劍令我

得善為禮駐報如命公乃集賊卒得強力者十人各授兵伏兩廂以四吏待皆巨石銜袖密遣人趣要守禦者令以兵須駐入斷後繼頃之駐來立庭中與語稍及紹恩事駐方抗辭虛喝公遽叱左右下擒語未畢四吏齊撲駐兩廂伏發摔其首就縛蓋捕從者送衛獄

伏兵三

原思險

慮無

軍族思險注險阻出奇伏之處當思念左傳前茅慮無杜預云前慮有無

若今謂

解鞍

銜枚李廣望匈奴十騎乃下馬解鞍示不去匈奴必以我為大軍誘

之銜枚

設伏

潛師

為三覆

伏萬弩

左傳曰子突曰

君為三覆以待之注覆伏兵也

孫臏為走龐涓逐膾度涓夜至馬陵伏弩萬人見火則發

伏兵

壘

壘

壘

袁齊彌鑑壘

卷百七

武功部

伏兵

壘

澗口

伏冢間

北齊書段韶傳曰韶從圍定陽其城土

攻之韶以子城未克謂蘭陵王長恭曰此城唯慮東南

一處耳賊若突圍必從此出長恭乃令壯士千餘人設

伏於東南澗口其後果如所策賊遂出城伏兵擊之遣

潰絕等面縛盡獲其眾五代史曰秦宗權至蔡復遣

張晁攻汴梁王令朱珍引兵蔽大林而自率精騎出其

東伏大眾間雁止而食食畢枚旗幟馳擊珍兵小却

王引伏兵橫出斷賊軍為三而擊之晁大敗脫身走

據澗口奪望樓唐書王

曰欽守汪華據郡稱王且十年雄誕攻之華以勁甲出

新安洞拒戰雄誕伏兵山谷以弱卒數千圍輒走壁華

來攻壁中奮殊死不可下會暮還雄誕伏兵已據澗口

不得歸遠而縛除通鑑宋紀曰韓世忠自忠堂與賊

長沙劉忠有眾數萬據白面山營相世忠自忠堂與賊

對壘奕棋張欽堅壁不動眾莫能削一夕與蘇格聯騎

穿賊營候者詞問世忠先得賊軍號隨聲應之利覽以

出喜曰此天賜也夜伏精兵二千於山下與諸將拔營

而進賊方迎戰伏兵已馳入中軍奪望樓植旗蓋

傳呼如雷賊回顧驚潰世忠麾將士夾擊大破之

匿

城左

伏湟中

唐書薛萬均傳曰嘗建德寇范陽羅藝師渡水邀半渡擊之大敗其眾五代史曰張誼軍赤岡太祖使張歸霸以弓手五百人伏湟中太祖以騎數百為遊兵過誼柵誼出兵追太祖歸

側唐書李密傳曰梁陽太守楊慶河南討捕大使張須陁合兵勝易驕吾為公破之讓不得入密曰須陁健而無謀且驟勝易驕吾為公破之讓不得入密曰須陁健而無謀且驟勝易驕吾為公破之讓不得入密曰須陁健而無謀且驟勝易驕吾為公破之讓不得入密曰須陁健而無謀且驟勝易驕吾為公破之讓不得入密曰須陁健而無謀且驟勝易驕吾為公破之讓不得入密曰須陁健而無謀且驟勝易驕吾為公破之讓不得入密曰須陁健而無謀且驟勝易驂勇常何等二十人為游騎伏於邛笮間須陁素輕驕引兵搏之讓少却伏發與游軍乘之遂破須陁又嘗建德傳曰秦王進據虎牢翌日以騎五百覘建德營設伏道側獨以數騎去賊營三里賊覺出騎追之玉漸却誘至伏所卒起奮擊賊騎驚引去追斬三百級獲其將

石瓚殷秋原覆諸山下死此樹下而覆諸山下大敗之注坐守也孫贛斬閻台白書麗涓死隱情以虞此樹下涓舉火照之萬弩齊發涓自刎

用戒不虞言私度已之所能

增隱兵堤裏伏騎溝

下魏武帝志曰呂布從東藩與陳宮將萬餘人來戰時

人守陣悉兵拒之屯西有大堤其南樹木幽深布疑有

伏乃相謂曰曹操多詐勿入伏中引軍屯南十餘里明

曰復來太祖隱兵堤裏出半伏堤外布蓋進乃令輕兵

挑戰既合伏兵乃悉乘堤步騎並進遂大破之唐書

李光顏傳曰裴度築赫連城於沱口率輕騎觀之賊以

奇兵自五溝至大呼薄戰城為震壞度危甚李光顏力

戰却之先是光顏策賊必至溝中者田布伏

精騎溝下扼其歸賊敗去至溝中者田布伏

刺岳字幟

樹鮑老旗通鑑宋紀曰王進走涇州飛抵東城進出

騎二百隨熾而前賊易其少薄之伏發進大敗走

趙元昊寇渭州逼懷遠城韓琦令任福併兵出敵之後

度勢未可戰即據險置伏要其歸路成之再三勸遠節

制墮敵計中桑榑於道傍得數銀合封裝謹密中有

動躍聲疑莫敢發福至發之乃懸哨家諭百餘自中起

盤飛軍上於是夏兵四合樺馳犯其鋒福陣未成列賊

縱徽騎突之自辰至午陣動眾欲據勝地忽夏人陣中

樹鮑老旗樺等莫測既而旗左麾左伏兵起右麾右伏

真齋齋鑑類

卷章

武功部

伏兵

去

兵起自山皆下擊官軍大潰福與
使壯士變服料

諸將皆死士卒死者萬左百人

奇兵異服後漢書馮異傳曰異招集諸營堡數萬人與賊約期會戰使壯士變服與赤眉同伏于道

勢弱遂悉眾攻異異乃縱兵大戰日景氣衰伏兵見

起衣服相亂赤眉下復識別眾遂驚潰追擊大破於峭

底降男女八萬人書書工峻傳曰開元二年吐蕃以精甲十萬寇臨洮次大來谷其酋金達延以兵踵而前

去賊五里令曰前遇寇士大呼奇兵應

之賊驚疑伏在旁自相鬪死者萬計

選善射三千唐書杜悛傳咸通中為泗州刺史會龐欲入封府庫情為奸言厚禮迎勞賊又郭子儀傳曰日伏甲士三百寡巷場賊告鼓勇

儀自杏園濟河圍衛州慶符分其眾為三軍將戰子儀

而射既戰偽遁賊薄營伏發注射如雨賊震駭王師整

而奮斬首四萬級獲糧芻數十萬執安慶和收衛州

峯齋淵鑑類函 卷第七 武功部 伏兵

百人伏山下 百人伏廟中通鑑宋紀曰真定宣撫劉幹募敢戰士相州湯

陰人岳飛應募相有劇賊陶俊賈進和飛請百騎往先

遣卒為商人人賊竟賊涼以充部伍飛追百人伏起

下白領數十騎逼賊壘賊出戰飛佯北賊追之伏兵起

先所遣率擒俊及進和以歸又曰韓世忠以八千人

屯焦山寺元木飲濟江乃遣使迎問且約戰期世忠許

之因謂諸將曰是間形勢無如金山龍王廟中百人伏廟下

之以規我虛實乃遣蘇德將岸兵先入廟兵繼出伏廟下

岸側戒之曰聞江中鼓聲則岸兵先入廟兵繼出伏廟下

擊之及敵至果有五騎趨廟廟兵先鼓而出獲兩騎其

三騎則振策以馳馳者一人紅袍玉帶既墜復跳而免

詰諸獲者 帥士卒為兩翼 分千騎為八伏通鑑唐

則厚木也 仁厚列十二寨圍鄭君雄夜二鼓君雄等出勁兵掩擊

城北副使寨楊茂言不能禦帥聚棄寨走其傍數寨見

副使走亦走東川人併兵南攻中軍仁厚聞之大開寨

門設炬火照之自帥士卒為兩翼伏道左右賊至見門

開不敢入還去仁厚發伏擊之東川兵大奔追至城下

慶之濠中斬獲甚眾而還 兗州史料開平王世家曰

常遇春謀元主在開平乃選步卒八萬騎一萬追之進
欠大興州遇春使分于騎為八伏傲其歸大幽之守兵
走覆發大敗之遂薄開平
元主已前走追北數百里

伏兵四

蔽山伏唐書王世充傳曰世充跨洛水為三橋以度
設壁壘世充夜遣二百騎蔽山伏因秣馬蓐食遲明薄

之密障未戎伏兵上北原乘高馳下壓其營縱火焚薄
落密衆

得其屢伏

大潰
清遂北秀實曰賊出羸師餌
我也請大索悉得其屢伏
為狄營小舍唐書田頌
傳曰喜蒙

召兵與戰黃池矢石始交而濛遁兵爭逐北遇伏大敗

伏萬人柳林中

阻隴結心伏萬入於柳林中以千騎登山飛天擊書隸
將精兵五萬擊之至河州南莽羅薛臣伏兵四萬於險

哀哀瀟瀟類圖

卷青七

武功部

伏兵

天

之恐熱怒將兵數萬追之隴結心陽敗走時為馬乏不
進之狀恐熱追之益急不覺行數十里伏兵發斷其歸
路夾擊之時大風飛沙溪谷皆溢恐熱大敗伏

伏黃山

十餘級賊入於莽追斬之又十餘級遂歸於秋風根蓋
其巢也謀之其必遁入黃山又知賊皆衣青即抽兵使
衣白伏發追斬五十餘級

果至伏發追斬五十餘級

祭師一

增潛確類書曰凡軍行被社禱社也 大明集禮曰唐

制親征以熊席設軒轅黃帝神座置甲冑弓矢於座側

建弭於座後皇帝服武弁行禮 遼史兵志曰凡舉兵

帝率蕃漢文武臣僚以青牛白馬祭告天地曰神惟不

拜月分命近臣告太祖以下諸陵及木葉山神 大明集禮曰明制凡親征祭告天地宗廟社稷禱祭旌靈祈過山川皆行祭告

祭師二

增唐書王方翼傳曰方翼交葛水暴漲師不可渡沈祭以禱師涉而濟 大明集禮曰宋太平興國五年太宗親征河東就北郊用少牢祭蚩尤禱牙

祭師三

原祠黃帝

祭蚩尤

漢高為沛公祠黃帝祭蚩尤於沛庭而擊鼓

宜乎社

造乎禰

周禮太師設軍社類乎上帝太祝宣乎社造乎禰注師將行也

增事四望

古登齋鑑類函

卷章七

武功部

祭師

五

祠五兵

周禮春官小宗伯若軍將有事則與祭有司將事於四望 公羊師出曰祠兵入曰振旅

祠者祠五兵不載劍盾弓鼓及祠蚩尤之造兵者

原類乎上帝

禱於征地

記曰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帝五德之帝類祭名 受命於祖禱於所征之地告祖也按類禱皆師祭也 詩曰桓

拒講武是類是禱以訊

受成於學

釋奠於學

定兵課也 出征有罪反釋奠於學

敵首

祭師四

增禱靈黃堂

唐書康承訓傳曰崔彥曾乃禱靈黃堂前選兵三千授都虞候元密屯任山須臾助

至劫取之

祭師五

增詩唐韓愈晚秋郾城夜會聯句曰斬馬祭旄靈炮羔

禮苦屬

發軍一

唐書百官志兵部曰凡發兵降敕書於尚書尚書下文符放十人發十馬軍器出十皆不待勅衛士番直發一人以上必覆奏 遼志曰契丹行軍不擇日用艾和馬糞於白羊琵琶骨上炙炙破便出行不破即不出

遼史外紀曰西夏國凡出兵先卜有四一炙勃焦以艾灼羊脾骨二辦算辦竹於地以求數若撲著然三咒羊其夜牽羊焚香禱之又焚穀火於野次晨屠羊腸胃通則吉羊心有血則敗四矢擊弦聽其聲知勝負及敵至

古彙類類四

卷百七

武功部

發軍

三

兵 之期 金史章宗本紀曰承安元年二月初造虎符發

發軍二

漢書嚴助傳曰建元三年閩越舉兵圍東甌東甌告急於漢上曰吾新即位不欲出虎符發兵郡國迺遣助以節發兵會稽 通鑑唐紀曰李克用聞三鎮兵犯關即遣使十三輩發北部兵期以來月渡河入關 通鑑宋紀曰仁宗慶歷二年冬十月戊午發定州禁軍二萬二千屯涇原 兵略纂聞曰嘉靖間沈希儀為右江參將每出勦即肘腋親近不得聞至期鳴號則諸軍立

集聽令曰出某門旗頭卽引諸軍賀賀行問旗頭旗頭不知頃之劉營賊衆至戰方合而伏又左右起賊大敗去已而賊寇他所官軍又已先在離絕遠村聚賊度官軍所不至者寇之軍又未嘗不在賊驚以爲神卽官軍亦不知公何自得之也

發重三

原牙璋

羽檄

牙璋中璋以起軍旅以治兵守詳軍旅者檄木長三尺用徵召高祖曰吾以羽檄徵天下兵未有至

急則以鳥羽示急也

銅魚

銀兔通鑑注曰符寶郎掌天子

八寶及國之藏其左而班其右以合中外之契一曰銅魚符所以起軍旅易守長朝野僉載曰漢發兵用銅魚符及唐初爲銀龜符以免子爲符瑞故也又以鯉魚爲

吉靈淵鑑類函

卷七

武部

發軍

圭

符瑞爲銅魚符以佩之至僞周武姓也元武龜也又以銅爲龜符注遼史兵志曰

銅虎

金魚

上見

鑄金魚符調發軍馬

聽師田

出虎符

周禮八成

田以簡稽計合士卒簡閱兵器爲要簿也漢武曰吾新卽位不欲出虎符恐驚吾部國適遣嚴助以節發會稽兵會稽守欲拒法不發注言欲以法拒之爲

無符驗助乃斬一司馬論以意旨遂發兵也請監

軍發針工後漢馮緄爲鴻臚卿討武陟蠻性烈直不

監財費朱穆奏緄以財自嫌夫大臣節有詔勿約史尉佗攻百越上書求女無夫家者三萬人爲卒備衣素

姓離心欲亂者十七人也

傳曰寧國劇賊仇甫亂明越觀察使鄭祗德不能討宰

相選式往代於是詔益許滑淮南兵式發目先福里第

矣摩幟皆東靡獵獵有聲喜曰是謂得天時發精甲

雇賃入唐書裴均傳曰劉闢叛均發精甲三千逆擊之賊望風奔八編類纂曰黃巢陷東都張承範

等將神策弩手發京師神策軍士皆長安富家子賂宦
官竄名軍籍厚得廩賜但華衣怒馬憑勢使氣未嘗戰
陣聞當出征父子聚泣多以金帛
原司馬請瑞
徒教士傳曰司馬請瑞焉瑞符節以發兵王制有

黃霸發士吳漢行師北軍馬不適士効之軍與連敗

秩注馬少士多不相補滿也適音的後漢吳漢每當出師朝受詔又引道頭鬢皆白

老弱悉赴後漢光武曰每發一兵頭鬢皆白漢王在

古者二十而傅傳音附具其卒乘繕以甲兵校尉稽之軍

興京兆馬不適士晉石監奏杜元凱為校尉擅飾城

詳前黃霸

發軍四

古書淵鑑類函

卷百七 武功部 發軍

三

增杓笮遼史國語解曰杓笮警高總稱遼以為印紐取疾速之義凡調發軍馬則用之與金魚符銀牌

同略

發軍五

魏王仲宣詩曰我君順時發桓桓東南征 唐儲

光羲次天元十載華陰發兵詩曰鬼方生獫狁時寇盧

龍營帝念霍嫖姚詔發咸林兵天星下文閣簡師臨我

城三陌觀勇夫五餌謀長纓雷野大車發震雲靈鼓鳴

李白發白馬詩曰將軍發白馬旌節度黃河蕭鼓聒

川岳滄溟湧濤波武安有震丸易水無寒歌鐵騎苦雪

山飲流涸渟沱揚兵獵月窟轉戰略朝那倚劍登燕然

邊烽列嗟峨蕭條萬里外耕作五原多一掃清大漠包
虎戢金戈

增奏唐陳子昂奏八科曰今事之最大者患兵甲歲興
賦役不省與師十萬則百萬之家不得安業

增狀唐陸贄上陳防秋之弊有曰今財匱於中人勞未
瘳而欲發師徒以犯獵寇境復其侵疆攻其堅城前有
勝負未必之虞後有餽運不繼之患萬一撓敗適以啟
戎心挫國威也

增露布唐于公異破朱泚露布曰五月二十八日寅時
華州鎮國軍節度使駱元光等奉命於牙旗之下分塵

京臺淵鑑類圖

卷百七

武功部

發軍

三

於轅門之外免胄啟行夾川陸而左旋右抽抵邱陵而
浸淫布濩聲塞宇宙氣雄鉦鼓陳兵於光泰門外盡銳
于神麀倉東繚垣摧以成塵滋水涸而爲地左廣宋離
於舊壘前偏已交於賊鋒若降於天如出於地

先鋒一

增漢書李廣傳曰大將軍青令廣軍出東道廣辭曰臣
結髮而與匈奴戰乃今一得當單于願居前死單于

後漢書蔡彤傳曰彤拜遼東太守至則厲兵馬廣斥候
形有勇力能貫三百斤弓賊每犯塞常爲士卒鋒數破
走之 宋書劉懷慎傳曰懷慎爲彭城內史從征鮮卑

每戰必身先士卒及尅廣固懷慎率所領先登從高祖
拒盧循於石頭屢戰尅捷 南史孟龍符傳曰龍符驍
勇有膽氣高祖伐廣固以龍符統步騎爲前鋒賊數十
圍攻之以衆寡不敵遂見害追贈青州刺史 後周齊
煬王憲傳曰高祖東伐齊憲率所部先向晉州明日諸
軍總集稍逼城下齊人亦大出兵陣於營南高祖名憲
馳往觀之憲返命曰易與耳請破而後食內史柳蚪私
謂憲曰賊亦不少王安得輕之憲曰憲受委前鋒情兼
家國掃此逋寇事等摧枯商周之事公所知也賊雖衆
其如我何旣而諸軍俱進應時大潰其夜齊王遁走

貞齋淵鑑類

卷百七

武部 七 光祿

五

唐書曰太宗擊王世充選千餘騎爲奇兵皆皂衣元甲
分爲左右隊建大旗合騎將秦叔寶程咬金尉遲敬德
翟長孫等分統之每臨敵太宗躬被元甲先鋒率之候
機而進所向摧殄常以少擊衆賊徒氣懾 又曰太宗
征高麗詔江夏王道宗與張君乂領騎裁四千欲沒溝保險須
會賊救至道宗與張君乂領騎裁四千欲沒溝保險須
帝至道宗曰賊遽來其兵必疲我一鼓摧之固矣昔耿
弇不以賊遺君父吾爲前軍當清道迎乘輿尚何待勸
善之選壯騎數十突進賊營左右出入勸合擊大破之
通鑑唐紀曰李存孝驍勇克用軍中皆莫及常將騎

兵爲先鋒所向無敵身被重鎧腰弓帶劍獨舞鐵櫛陷
陳萬人辟易 兵略纂簡曰常遇春葉劉聚歸明太祖
居兩月未有所見自請爲先鋒

先鋒二

增身先士卒 身當矢石 宋書張暢傳曰魏攻彭城南
門并放火暢躬自前戰身先

士卒 通鑑注引補國史曰高壽 以乘驍賜 以名

馬賜 周書李弼傳曰弼歸太祖拜秦州刺史從太太平
馬齊泰先鋒陷敵斬獲居多太祖以乘驍馬及秦所

著甲甲賜之 五代史曰梁兵攻李茂貞於岐以康懷
英爲先鋒至武功擊殺岐兵萬餘人太祖喜曰邑名武

功直武功也 黃曉年少 白衣先鋒 海錄碎事曰裴
果從軍征討乘

馳馬衣青袍每先登陷陣時人號爲黃曉年少 唐書
薛仁貴傳曰仁貴恃驍勇欲立奇功乃著白衣自標顯

百香齋鑑類函 卷百七 武功部 先鋒 三

所向披靡帝望見遣使馳問先鋒 先鋒陷陣 先鋒

白衣者誰曰薛仁貴帝名見嗟異 先鋒陷陣 先鋒

慶陣 唐書馬三寶傳曰三寶與柴紹擊吐谷渾於岷州
先鋒陷陣斬名王俘執數千 又秦瓊傳曰秦叔

寶先鋒慶陣 相戒避先鋒 自請爲先鋒 五代史曰
史建唐爲

前無堅對 晉兵先鋒梁兵數爲建唐所殺相戒常避史先鋒 通鑑
宋紀曰李成將馬進犯洪州張俊歛兵若無人者居

岳飛曰賊貪而不慮後若以騎兵自上流絕生米渡出
其不意破之必矣因請自爲先鋒俊大喜乃令楊沂中

大敗

先鋒三

增被羽先登 後漢賈復傳曰光武至信都以復爲偏將
軍及拔邯鄲遷都護將軍從擊青犢於明

目可朝食復曰先破之然後食耳於是被羽先登所向

皆靡賊乃敗走諸將咸伏其勇注

被猶頁也折羽為旌旗軍所統

北府兵晉書劉牢

元初謝元北鎮廣陵時許堅方盛元多募勁勇牢之與

東海何謙等以驍猛應選元以牢之為參軍領精銳為

前鋒百戰百勝號為

解而復合者數四

五代史周兵

北府兵敵人畏之

丹救漢出折代世宗遣符彥和拒之以史彥超為先鋒

戰忻口彥超勇於俱發左右馳擊弱而復合者數四

奏功第一

通鑑朱純曰蒙古兵入大昌原金平章政

事元顏台達以忠李軍提控完顏陳和尚

為前鋒陳和尚操甲上馬以回百騎大敗蒙古八千之

眾上氣皆倍蓋自有蒙古之難二十年開始有此捷奏

功第一一名

年十七為先鋒

又李繼隆發兵討李繼遷

震國中

獨范庭召與王超至烏白

池與賊遇時賊銳甚超持重不進其子德用

年十七為先鋒請乘之轉戰三日賊遂却

先鋒四

增表宋孟龍符表曰龍符投袂義切前驅効命摧鋒三

捷每為眾先及西勤桓歆北殄索虜朝議爵賞未及施

行會臣北伐復統前旅臨照之戰氣貫三軍于時逆徒

實繁控弦掩澤龍符匹馬電躍所向摧靡奮戈三入知

死不卻

鄉導一

增孫子軍爭篇曰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 太平御

覽引衛公兵法曰凡是賊徒好相掩襲須擇勇敢之夫

選明察之士兼使鄉導潛歷山原密其聲晦其迹或刻

為獸疏而履於中途或上刻微禽而幽伏於叢薄然後

傾耳以遙聽竦目以深視專智以度事機注心而候氣

古香齋湘鑑類函

卷宣七 武功部 先鋒

美

色見水痕則可以測敵濟之早晚觀樹動則可以辨來寇之馳驅也

鄉導二

增宋史太宗本紀曰四年庚申帝復自將伐契丹丙寅次金臺頓募民為鄉導者百人通鑑宋紀曰金以幹魯為都統幹離不副之使龔遼主於陰山至居庸關獲林牙耶律大石幹魯使幹離不銀木可畏宿等以兵三千分道龔遼主將至青冢遇泥濘不能進幹離不以繩繫大石使為鄉導直趨遼主營

鄉導三

古查齋淵鑑類函

卷章七

武功部

鄉導

三

增縣民為導

漁人為導

通鑑唐紀曰劉士股遣副使陳可番屯全義嶺備馬股可

番柳縣民耕牛以犒軍縣民怨之請為湖南鄉導通鑑未紀曰忽必烈得沿江制置司榜有云今夏謀者聞北兵會議取黃陂民船繫棧由陽邏堡以渡會於鄂州忽必烈曰此事前所未有願如其言及至黃陂漁人獻舟且為鄉導
用呂文煥
得郭藥師用呂文煥與劉整為鄉導八編類纂曰蔡靖遣郭藥師師與全人戰於白河兵敗而還藥師述帥所部兵劫靖及轉運使呂頤浩以降幹離不既得藥師益知宋虛實因以為鄉導懸軍深入矣

鄉導四

增姜綰不用鄉導

兵略纂聞曰明姜綰用兵不用鄉導而人莫能測

古香齋新刻袖珍淵鑑類函卷二百十七

古香齋新刻神珍淵鑑類函卷二百十八

武功部十三 間謀 占候 務德 示信

間謀一

增太公六韜曰遊士八人主伺姦候變開闔人情觀敵之意以為間謀 原孫子曰明君賢將所以動而勝人

成功出於眾者先知也 以其預先知敵人之情而制先

知者不可取於鬼神不可象於事不可驗於度必取於

人而知敵之情也故用間有五有鄉間有內間有反間

有死間有生間五間俱起莫知其道是謂神紀鄉間者

因其鄉人而用之者也 因敵鄉人知敵表裏虛實之內

情故就而用之可使同候也 武功部 間謀 一

間者因其官人而用之者也 因在其官失職者若刑戮

有隙而用之反間者因其敵間而用之者也 敵使間來視我

重許反使為我間也蕭世誠曰言敵使人來候我我死

件不知而示以虛事期會使歸相語改日反間死

間者為誑事於外令吾間知之而傳於敵間者也 詐

事於外作滿洩之使敵間知之吾間於敵中為敵所得

必以誑事輸敵從而備之吾所行不然間則死矣又云

敵間來間我誑事以持歸然皆非所圖也二間皆不能

知幽陰深密故曰死間也蕭世誠曰所獲敵及已叛

亡頭士有重罪繫者故為貨免相救勿洩件不祕密令

敵間竊聞之吾因縱之使亡亡必歸敵必信吾往必死

故曰生間者反報者也 擇已有賢才智謀能自開通於

死間生間者反報者也 敵之親真察其動靜知其事計

被所為已知其實 故三軍之視莫親於間 若不親極重

還報故曰生間 賞莫厚於間 厚者賞之視莫密於間 則為已害

為諷用也 賞莫厚於間 厚者賞之視莫密於間 則為已害

非聖智不能用問不能得問人之用非微密者不能得聞之實

而用意密而不漏問事未發而先聞其間者與所告者皆死凡軍

之所欲擊城之所欲攻人之所欲殺必先知其守將左

右謁者門者舍人之姓名守謂官守職任者謁告也主人守舍之人也又先知之為新舊有急合吾聞必索知

則呼之不見明止亦因此知敵之情告事者也門者守門者也舍人守舍之人也又先知之為新舊有急合吾聞必索知

之敵聞之來問我者因而利之道而舍之舍居止也合利復道而舍止故反聞可得而用也故能取敵之因是

而之可合範其辭故反聞可得而用也故能取敵之因是

而知之故鄉閭內聞可得而使也因反敵聞而知敵情

使因是而知之故死間為誑事可使告敵因是而知之

故生間可使如期五間之事主必知之人上當知五間之用厚其祿豐

其知之必在於反間故反間不可不厚也反間五間之本事之要也

故當在厚待殷之數伊摯在夏周之興呂牙在商明君賢將

能以上智為間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軍所恃而動

者也吳子曰善行間謀輕兵往來分散其眾使其

君臣相怨上下相怨是謂事機 太平御覽引衛公兵

法曰夫戰之取勝此豈求之於天地在乎因人以成之

歷觀古人之用間其引非一也即有間其君者有間其

親者有間其賢者有間其能者有間其助者有間其鄰

好者有間其左右者有間其縱橫者故子貢史廖陳軫

蘇秦張儀范雎等皆憑此術而成功也且間之道有五

蘇秦張儀范雎等皆憑此術而成功也且間之道有五

焉有因其邑人使潛伺察而致詞焉有因其仕子故洩
虛假令告示焉有因敵之使矯其事而返之焉有審擇
賢能規彼向背虛實而歸說之焉有佯緩罪戾微漏我
偽情浮計使亡報之焉凡此五間皆須隱秘重之以賞
密之又密始可行焉若敵有寵嬖徑以腹心者我當使
間遺其珍玩恣其所欲順而傍誘之敵有重臣失勢不
滿其志者我則啗以厚利詭相親附採其情實而致之
敵有親貴左右多詞誇誕好論利害者我則使間曲情
尊奉厚遺珍寶揣其所聞而返間之敵若使聘於我我
則稽留其使令人與之共處矯致殷勤偽相親暱朝夕
慰諭倍供珍味觀其辭色而察之仍且暮令使獨與已
伴居我遣聽耳者潛於複壁中聽所聞使既遲違恐破
怪責必是竊聽心事我知事計遣而用之且夫用間以
間人人亦用以間已已以密往人以密來理須獨察於
心參會於事則不失矣若敵使人來欲推我虛實察我
動靜視知事計而行其間者當佯爲不覺舍其厚利而
善啗之微以我僞言誑事示以前却期會卽我之所須
爲彼之失者因其有聞而反問之彼若將我虛以爲實
卽我承其僞而得其志矣 李靖問對曰按孫子用間
最爲下策臣嘗嘗論其末云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或用

間以成功或憑間以傾敗若束髮事君當朝正色忠
盡節信以竭誠雖有善間安可用乎

間諜二

原春秋時楚師伐宋九月不服將去宋楚大夫申叔時

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楚子從之築室於宋分兵於田示無去志王從

其言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

使元以病告兵法因其鄉人而用之必先知其守將左

元蓋用此術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雖然城下之

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寧以國斃不從城下盟去我三十里唯命

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楚子退三十里宋及楚平元華

古查齋鑑類函卷言人武功部 間諜

四

若不因間諜無由得入楚軍 職國鄭武公欲伐胡先以其子妻胡

因問羣臣曰吾欲用兵誰可伐者大夫關思期曰胡可

武公怒而戮之曰胡兄弟之國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

之以鄭為親已不備鄭襲胡取之此用死間之勢 又燕昭王

以樂毅為將破齊七十餘城及惠王立與毅有隙齊將

田單乃縱反間於燕宣言曰齊王已死城不拔者二耳

樂毅畏誅而不敢歸以伐齊為名實欲連兵南面而王

齊齊人未附故且緩攻燕王以為然使騎劫代毅燕人

士卒離心單又縱反間曰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音

戮先人燕軍從之卽墨人激怒請戰大敗燕師所亡七

十餘城悉復之。又秦師圍趙閼與趙將趙奢救之去趙國都三十里不進秦聞來奢善食音遣之間以報秦

將以為奢師怯弱而止不行奢隨而卷甲趨秦師擊破

之此反用又秦與趙兵相拒長平趙孝成王使廉頗

為將甯壁不戰數挑戰廉頗不出秦之間言曰秦之

所患獨畏馬服趙奢之子為將耳趙王信之因以奢子

為將終為秦將白起所敗左傳曰僖公二十四年

衛人將伐邢禮至曰不得其守國不可得也我請昆弟

仕焉註我請為衛間謀先以兄弟往邢求仕焉又曰楚太子建辟華氏之

亂於鄭鄭人甚善之又適晉與晉人謀襲鄭乃求復焉

五 齊神鑑類 卷三 武功部 問謀

鄭人復之如初晉人使謀於子木請行而期焉請行襲鄭之期

子木即建也子木暴虐於其私邑邑人訴之鄭人省之得晉

謀焉遂殺子木原楚漢相持未決勝負陳平言於漢

王曰彼項王骨鯁之臣以亞父范增鍾離昧龍且周殷

之屬不過數人大王誠能出捐數萬斤金行反間間其

君臣以疑其心項王為人意思信讒必內相誅漢因舉

兵而攻之破楚必矣漢王然之遂出黃金四萬斤與平

恣所為不問出入既多以金縱反間於楚軍宣言諸將

鍾離昧等為項王將功多矣然終不得裂地而王欲與漢為一滅項氏分王其地項王果疑之使使至漢漢為

大牢之具舉進見楚使

舉鼎組而來

卽佯驚曰吾以爲亞夫

使乃項王使也復持去以惡草具進楚使

去肴肉更以惡草之具

使歸具報項王項王果大疑亞父亞父欲急擊下滎陽

城項王不信不肯聽亞父聞項王疑之乃大怒曰天下

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願賜骸骨歸歸未至彭城疽發

背而死漢遣紀信詐降而漢王宵遁終滅項羽

羽不悟反問而

亡

漢使酈食其說齊王田廣捨兵與酈生縱酒漢將

韓信困齊無備襲齊破之田廣烹食其

此偶成韓信用死間之勢

漢高帝被匈奴單于冒頓圍于白登乃使間厚遺閼氏

閼氏乃謂冒頓曰兩王不相困今得漢地而單于終非

古查齋鑑類

卷章六

武功部

間謀

六

能居之且漢主亦有神單于察之冒頓乃解圍之一角

於是高帝令士皆持滿傳矢外嚮從解角直出竟與大

軍合而冒頓遂引兵而去後漢西域將兵長史班超

發于闐諸國兵擊莎車龜茲二國揚言兵少不敵罷散

乃陰綏生口歸以告龜茲王喜而不虞超卽潛勒兵馳

赴莎車大破降之

斯亦同死間之勢

晉益州牧羅尚遣將隗

伯攻蜀賊李雄於郫城互有勝負雄乃募武都人朴泰

鞭之見血使譎羅尚欲爲內應以火爲期尚信之悉出

精兵遣隗伯等率兵從泰擊雄雄將李驤於道設伏泰

以長梯倚城而舉火伯軍見火起而爭緣梯泰又以繩

汲上尙軍日餘人皆斬之雄因放兵內外擊之大破尙

軍此用內
軍間之勢

十六國後涼呂光將呂延伐乞伏乾歸大

敗之乾歸乃蹤反間稱衆潰東奔成紀延信而追之延

司馬耿推曰告者視高而色動必有姦計不可延不從

相遇戰敗死之

斯亦同班起
破沙車之勢

東魏將段琛據宜陽遣

將牛道常扇誘邊人西魏將韋孝寬拒之遣謀人訪獲

道常手迹合善書者偽作道常與孝寬書論歸款之意

又為落燼燒迹若火下書者還令謀人遺之於琛琛

得書果疑之道常所經畧皆不見用孝寬知其離沮因

出奇兵掩襲道常及琛等嶮澗遂清

澗音

東魏大將

夏齊濟鑑想山

卷章八

武功部

間謀

七

齊神武率兵趣沙苑西魏大將周文帝遣達奚武覘之

武從三騎皆衣敵人衣服至日暮去營數百步下馬潛

聽得其軍號因上馬歷營若警夜者有不如法者往往

撻之且知敵之情狀以告周文帝 齊斛律光字明月

為當時名將後周將韋孝寬守玉壁

今祁州
稷山縣

尼光英勇

孝寬參軍曲嚴頗知卜筮謂孝寬曰來年齊朝必大相

殺戮孝寬因令嚴作謠言令間諜漏其文於鄴曰百升

飛上天明月照長安又曰高山不推自崩樹不扶自

豎祖堯罔續之曰盲老翁背上下大斧鑿舌老母不得

語令小兒歌之於路穆提渡聞之以告其母陸令營令

晉以饒舌斥已也晉合當即後主孔母盲老翁謂祖延也遂相與

協謀以誦言啟後主誅光周武帝聞之遂大赦境內如有滅齊之志竟平其國晉書劉允傳曰劉曜逼長

安復圍北地太守劉昌遣使求救于允允率步騎赴之

去城數十里賊繞城放火烟塵蔽天反間許允曰郡城

已陷焚燒何盡軍無及矣允信之眾懼而潰後數日

昌突圍赴長安北地遂陷周書韋孝寬傳曰孝寬善

撫御得人心所遣間諜入齊者皆為盡力亦有齊人得

孝寬金魚送通書說齊動辭朝廷皆先知時有主帥

許益令守一成盆乃以城東入孝寬怒遣謀取之俄斬

晉書韋孝寬傳 卷之八 武功部 間諜

首而還其能致物情如此唐屈衛公李靖伐突厥頡

利可汗以唐使先在突厥結和親突厥遂不備靖因掩

擊破之亦以唐使為死間之說又李光弼傳曰饒陽賊五千

至九門光弼謀知之提輕兵斂旗鼓賊方飯襲殺之且

盡又曰史思明使謀宣言賊將士皆北人謳吟思歸

魚朝恩信然屢上賊可滅狀詔諭光弼光弼固言賊方

銳未可輕動南唐書浮屠傳曰後主時有北僧號小

長老自言募化而至說後主多造塔像以耗其富夷又

請於牛頭山造寺千餘間聚徒千八日給盛饌有食不

能盡者明且再具謂之折倒蓋故造不詳語以搖人心

及宋師渡江卽其寺爲營又有北僧立石塔於采石磯
草衣糞食後主及國人施遺之皆拒不取及宋師下池
州繫浮橋於石塔然後知其爲間也通鑑宋紀曰趙
元昊有將剛浪陵號野利又有將號大都王元昊倚爲
腹心凡勝我軍皆二將之策也种世衡方城青澗謀有
以去之有王嵩者本青澗僧世衡察其堅朴使持書以
間野利元昊果疑之陰遣愛將假爲野利使使于世衡
世衡知元昊所遣謾罵元昊而稱野利有心內附使者
去高卽還而野利已報死矣世衡知謀已行因欲并間
天都又爲置祭壇上作文書于版以弔多述野利與天

言齋齋鑑類

卷八

武功部

間諜

九

都相結有意木朝悼其垂成而失其艾雜紙幣尙有虜
至急執之以歸版字不可遽滅虜人得之以獻元昊天
都以此亦得罪元昊既失二將久之始悟爲世衡所賣
遂定講和之策 東野筆談曰种世衡守青澗城嘗以
罪怒一番將杖其背僚屬請莫能得其人被杖以奔元
昊其信之得出入樞密院歲餘盡得其機事以歸乃知
世衡用間也通鑑宋紀曰劉錡募得曹成等二人諭
之曰遣汝作間事撓重賞第如我言敵必不殺汝今置
汝綽路騎中汝遇敵則佯墜馬爲敵所得敵帥問我何
知人則曰太平邊帥子喜聲佞朝廷以兩國講和使守

東京圖逸樂耳已而二人果遇敵破執兀木問之對如
前兀木喜曰此城易破耳卽置鵝車砲具不用明白鎬
登城望見二人遠來繼而上之 兵虜纂聞曰僉事熊
景任廣西二廣節鎮都臺朱公極公勾當潯桂諸徭公
陰遣間衣商人服負鹽抵徭所若爲潛竄貿易者徭不
疑也集來詞虛實問曰吾商人不知新按察官何人然
見其方具器若古壺狀者十數實若其中室以巨木計
曰徭出降無庸發此不然此嘗破大藤峽者也徭懼曰
酋酋卽日降不旬日降徭及獠獠數十姓 弁州史料
韓雍傳曰兩廣蠻寇反雍督大兵分道進擊賊剗備仁

古叢編續編

卷言九

武功部

問談

十一

荔浦抵大藤峽道有儒生里老數十人跪持香曰我
輩苦賊久矣莫敢自拔今幸遇天兵得生爲良民尙甚
願先三軍鋒雍大怒顧左右叱曰此皆賊耳縛斬之左
右初亦疑旣縛而袂中利刃出迺知間也 又愼侍御
山泉公爲漳浦令時有盜負山海而窟者諸奸黠亡命
多歸之君乃擇邑下豪膽武陰重不泄者十餘曹俾爲
與盜通佐之攻剽若嚮導然密報君部勁卒攻之所遣
豪從中應急擊縛其巨酋三十六人餘無得脫者威行
邑中道無拾遺 又三大功臣傳曰宸濠反王守仁兵
未集而憂宸濠之兵速出曰南京空城耳而實無備宗

濠至則下矣南京下事未可知也乃為檄檄諸郡邑使
備餉又為蠟書歸李士實劉養正云得密示且悉為國
至意第從使早出足一離省大事濟矣而故繫震濠
之謀示將斬而令黠校監者偽若與震濠款泄而縱之
震濠微得書檄徬徨未決而與士實養正謀則皆勸之
疾趣南京即大位震濠益內疑十餘日探知中外兵不
至乃悟守仁給之

間謀三

原邦汭

中訶周禮士師掌士之八成一曰邦汭讀為
南王使女陵中訶長安注訶音偵為

偵於中也一曰訶候同者仍政反

秦謀

晉覘

左傳

晉覘

左傳

莫真猶鑑類函

卷京

武功部

間謀

士

晉人崔秦謀殺諸絳市六日而蘇左傳晉人之規宗
者歸報於晉侯曰宋未可伐陽門介夫死子罕哭之哀

曰善哉規國乎

詐書

陽責唐書伊慎傳曰慎以
江西牙兵屬李希烈

希烈惡其才數饋遺欲繫止卒以計免明年希烈果反
嗣曹至卑至鍾陵得而壯之拔為大將希烈恐為皇所

任遣以七屬甲詐為樞書行反間帝遣使勸之皇表列
其詐宋史岳飛傳曰飛知劉豫結犄卒而元未惡劉

豫可以問而動會軍中得元木謀者飛賜書之曰汝非
吾軍中人張斌耶吾向遣汝至齊約誘致四太子汝往

不復來吾繼遣人問齊已許我今冬以會合寇江為名
致四太子於清河汝所持書豈不至何惜我則謀與殺

死即詭服乃作贗書言於劉豫同謀謀元木事因謂謀
曰吾今貸汝復遣至齊問舉兵期期股納書戒勿泄謀

歸以書示元木元木大
縱謀禽謀唐書高仁厚傳
驚馳白其主遂廢像

於賊約不得軍虛實且死仁厚哀之曰為我報賊明日
我且與有能釋甲迎我者著背曰歸願皆得復農矣縱
謀去又崔義元傳曰睦州女子陳頤直反義元統眾

擊之至下淮戍 擊 賊油 通鑑再紀曰王建急攻

禽其謀數十人 請得罪亡入城說之使上下離心建

遣之聽入早陳敬瑄田令孜則言建兵疲食盡將遣矣

出則擊於市陰為吏民稱建英武兵執強盛由是敬

瑄等備於守備而衆心危懼 又曰王師輸遣行軍同

馬劉引取兗州時秦寧節度使葛從周悉將其兵屯邢

州郭先遣人為賊油者人城謂其虛實及兵所從入刑

午郭將精兵五百夜自水竇入 原數駒支 使伯嘉

比明軍城悉定市人皆不知 師伐絞分涉於彭羅人欲伐之使伯嘉謀之三巡敵之

左傳范宣于數駒支曰言語漏泄則職汝之由 又楚

告募鳥 漏多魚 又謀告曰使募有鳥 又

扁額 竊畫像 通鑑宋純曰金遺劉縯占許歸宋為開

有伍員祠嘲閻闔都人敬事之自富民捐俸為扁額金

碧其侈蓋古始至輒謂祠妄謂有心諾以俸易牌而刻

其官位姓名於旁市人皆驚曰以銜易善惡其不乖耳

易之而不如其舊其意果何在有石武大夫魏重昌者

巨其類 卷言天 武功郡 間謀 五

獨曰是不難曉他人之歸正者僥倖官爵金帛而已

否則直細作也大謀之人境不止一人榜其名所以示

隨至者欲其知已至爾聞者概然不信後卒如其言

又曰商唐林仁肇常欲復江北舊境江南主不聽宋忌

仁肇威名賂其侍者竊取仁肇畫像懸別室引江南使

者觀之問何人使者曰林仁肇也曰仁肇將來降先持
此為信又指空館曰將以此賜仁肇使者
歸自江南主江南主不知其間鴉殺仁肇
降 曰齊將遁 左傳若侯圍原謀曰原將
盧賈 善刺情偽 唐書李愬傳曰善令敢合謀者族愬
愬益悉賊虛實 刊其令一切搃之故謀者反效以情
鏢為江州刺史充都虞候鏢小心善刺軍中情偽事無
細大畢 移書還謀 釋縛飯謀 直院與吐蕃連謀入
寇獲謀者吏請罰之 矧不聽傳書還其謀曰毋得爾直
院善機不敢侵邊 又李晟傳曰晟遷士得姚令言崔
宜謀者晟命釋縛飯飲之遣還救曰為我謝令言等
善為賊守勿不忠朱泚乃引兵叩都門賊不敢出

訶刺中國

洞知蕃情

又張仲武傳曰同謁常有酋長

國張仲武使裨將石公緒等原結二部執謀者八百餘

人殺之回鶻欲入五原保塞雜處乃先以宣門將軍

四十七人詭好結歡仲武賂其下盡得所謀因逗遛不

遣人馬多病死通鑑宋制曰太祖時邊臣皆富於財

得以資募死力使為間諜洞知蕃情每人寇必先期

預為之備設伏掩擊多致克捷以此累年無西北之慮

得以為盡力東南取荆玉帶與謀銀函行間五代史

湖川廣吳楚之地

其後戶部尚書李鏐得吳讓書言徐引誅欲舉吳國以

稱蕃願得安公一言以為信鏐即引誅者見重誨重誨

大喜以為然乃以玉帶與讓者使遺知語為信其直干

審初不以其事聞其後逾年知誥之問不至始奏既鏐

行軍可馬通鑑唐紀曰吐蕃發兵十萬將寇西川亦

發雲南兵雲南內雖附外未敢叛吐蕃亦發兵數萬

屯於瀘州北韋皋知雲南尉方猶豫乃為書遺雲南王

敏其叛吐蕃歸化之誠時以銀函使東蠻轉致吐蕃吐

蕃始疑雲南遣兵二萬屯會川以塞雲南趨蜀之路雲

南怒引兵歸國由是雲南與吐蕃大相猜阻歸

唐之志益堅吐蕃失雲南之助兵勢始弱矣

輒知火伍輒幸江故治柳州柳在萬山中城外五里

即賊巢公陸求得素菜餚人商販者數十人給銀五

兩使蓋買物散入諸啗中諸孫雖囚暴樂者不至是者

至則塞塞傳送護衛飲食恐損一販者則諸販販先知

以雖絕棧深籌販者無所不歷每有動靜販者輒先知

奔走報公又曰沈希儀在石江令諸孫得出入買賣

游戲城中無禁諸孫時入府見公公兒女撫之久之稍

稍釋其巧便聽事者結以厚賞使詞賊後賊發其火伍

中輒報公公又厚賞之而間謂諸孫令其妻子來見夫

人夫人好言慰勞賞之針線包帕諸物以銀簪簪其頭

又合諸妾婢灌之以酒人數大饒察羣婦中其夫嘗以

賊事報者則又陰掩之他所勞苦之自是賊

中消息或猶不肯言猶婦每嗾之使言矣

厚衛書

捕伏聽

李牧多間諜

史衛書傳諺伏於隱處聽軍虛

為間諜

謹烽火多

使胡者得實以歸

出彼中委曲以報

販者

江參將石

吉意編錄類

卷良

武功部 間諜

通鑑宋紀曰宋仁宗時契丹兵屢撓詔王德用荆定州兼三路都部署德用時教士卒習戰頭之士勇皆可川契丹遣人來覘或請捕之德用曰吾軍整而帥使覘者得實以歸是屈人兵以不戰也明日大闢於郊下令具槓糧聽吾鼓視吾旂所向覘者歸言曰謂僕兵將大至和議益決宋史李元昊傳曰元昊得契丹謀者釋縛厚遺之謀言燕京大王遣使呼王使按籍書實數報之馬之數允則曰若所謂謬矣呼王使按籍書實數報之謀請加緘印因厚賜以金縱還未幾謀遽至還所與數緘印如故反出彼中兵馬財力地里委曲以爲報

間謀四

詐爲書若同亂唐書建中中李希烈詐爲渾城書若

馳騎謀虛實又曰宋瑱留漢州全忠令友裕馳往

無并有泥扼西夏之衝城死矣元昊

乘高以泥草積州將從之元昊望見還語獻戎人

曰爾言無甘今乃有泥以護草積何也即斬解去

從水中爲偵卒拔莫天祐爲主誠守無錫吏相唇齒其

將揚茂善泗數從水中爲偵達德戎將

而厚賞之使往來爲間因盡得其虛實

占候一

增太公六韜曰天文三人主司星歷候風氣推時日考

符驗較災異知天心去就之機又曰五行之道天地

自然六甲之分微妙之神其法以天清淨無陰雲風雨

夜半遣輕騎往至敵人之壘去九百步外徧持律管當

耳大呼驚之有聲應管其來甚微角聲應管當以白虎

徵聲應管當以玄武商聲應管當以朱雀羽聲應管當

以勾陳五管聲靈不應宮宮也當以青龍此五行之符
佐勝之徵成敗之機 又曰勝負之徵精神先見明將
察之其效在人謹候敵人出入進退察其動靜言語妖
祥士卒所告凡三軍悅懌士卒畏法敬其將命相喜以
破敵相陣以勇猛相賢以威武此強徵也三軍歡驚士
卒不齊相恐以敵強相語以不利耳目相屬妖言不止
衆口相惑不畏法令不重其將此弱徵也三軍齊整陣
勢以固深溝高壘又有大風甚雨之利三軍無故旌旗
前指金鐸之聲揚以清鼙鼓之聲宛以鳴此得神明之
助大勝之徵也行陣不固旌旗亂而相違透大風甚雨

古書齋補鑑類函

卷五

武功部

占候

五

之利士卒恐懼氣絕而不屬戎馬驚奔兵車折軸金鐸
之聲下以濁鼙鼓之聲濕以沐此大敗之徵也凡攻城
圍邑城之氣色如死灰城可屠城之氣出而北城可克
城之氣出而西城可降城之氣出而南城不可拔城之
氣出而東城不可攻城之氣出而復入城主逃北城之
氣出而覆我軍之上軍必病城之氣出高而無所止用
兵長久凡攻城圍邑過旬不雷不雨必亟去之城必有
大輔此所以知可攻而攻不可攻而止 太平御覽引
孫子占曰三軍將行其旌旗從容以向前是爲美送必
亟擊之得其大將三軍將行其旌旗蹙然若雨是爲天

霽其師失三軍將行旗旄亂於上東西南北無所主方
其軍不還三軍將陣雨甚暴為浴師勿用陣戰三軍將
戰有雲其上而赤勿用陣先陣戰者莫復其迹三軍方
行大風飄起於軍前右周絕軍其將亡右周中其師得
糧 埤雅孫武子曰鳥起者伏也鳥集者虛也言古之
善料兵者觀鳥起而知伏視鳥集而知遁 吳子曰將
戰之時審候風所從來風順致呼而從之風逆堅陳以
待之 詞林海錯兵書曰有雲如丹蛇隨軍後大戰殺
將有雲如蛟龍所見處將軍失魄有雲如鵠尾來陸國
三日亡 又集異志曰漢靈帝中平元年夏陳留郡濟
陽成臯陽武城郭路邊生草悉備龍蛇鳥獸之形時曰
草妖續漢志曰其狀五色羽毛頭目翅足皆具或作人
形操持弓弩牛馬萬物之狀是歲黑山賊張角等十餘
輩並起抄掠后兄何進秉權漢遂微弱又董卓兵起焚
燒宮闕之應

占候一

左傳晉侯圍上陽問於卜偃曰吾其濟乎對曰克之
公曰何時對曰董誥云丙之晨龍尾伏辰均服振振取
虢之旂鶉之贖賁天策焯焯火中成軍虢公其奔其九
月十月之亥乎 韓詩外傳曰武王伐紂折為三天

兩三日不休武王懼召太公而問曰紂未可伐乎太公曰不然折爲三者軍當分爲三也天雨三日者欲灑吾兵也 晉書載記曰麻秋進屯河內遣王擢畧地張重華命謝艾拒之艾建牙旗盟將士有西北風吹旌東南指索遐曰風爲號令旌指之天所贊也破之必矣軍次神鳥王澄與前鋒戰敗遁還河南還討叛虜斯骨貝萬餘落破之 隋書長孫晟傳曰仁壽元年晟表奏曰臣夜登城樓望見積北有赤氣長百餘里皆如雨足下垂被地謹驗臣書此名灑血其下之國必且破上欲滅匈奴宜在今日詔楊素爲行軍元帥晟爲受降使者北

吉齋齋鑑類

卷五

武功部

占候

七

伐二年軍次北河值賊帥思力侯斤等領兵拒戰與大將軍梁默擊走之轉戰六十餘里賊衆多降 唐書薛萬均傳曰柴紹之討梁師都也圍師都諸將以城險未可下萬均曰城中氣死鼓不能聲破亡兆也 又李晟傳曰晟之復京師也時熒惑守歲久之乃退霽介或勸晟曰今熒惑已退皇家之利也可速出兵晟以天子外次人臣當死節垂象元遠吾安知天道至是謂參佐曰前者公勸晟出兵非敢拒也且軍士可用之不可使知之當聞五緯盈縮無華懼復來守歲則我軍不戰而自潰矣參佐歎服皆曰非所及也 又王重榮傳曰帝幸

定州次沙城百官繼至士民從者亦數萬帝欲入谷中
自固以谷有沒唐君惡之徙石門 五代史唐臣傳曰
郭崇韜因問司天司天言歲小利用兵崇韜曰古者命
將鑿凶門而出况成算已決區區當談何足信也 通
鑑宋紀曰柳開知代州謂其從子曰吾觀昴宿有光雲
多從北來犯境土寇將至矣 龔州史料曰都督馮勝
攻其城劉基以一赫蹠封曰夜半出兵至某所見某方
青雲起即設伏頃有黑雲起者賊伏也勿輕動日中隕
而黑雲漸溥回與青雲接者賊歸也銜板躡其後擊之
可盡擒也勝啟讀之初亦莫敢信已而青黑雲起具如
言

喜齋雜錄

卷五

武功節

占候

六

基言始以為神遂奉而破賊取其城 丘畧纂聞曰正
德間黃珂巡撫延綏嘗以歲例燹荒天忽陰翳風氣慘
烈公曰此賊氛也命輕騎數百伏山背賊果率眾突出
伏起殺之殆盡

占候三

占天時

風氣

蜀先主東征秦宓陳天時必無利生下

風氣係權翼關

羽請降範曰有走氣言降許也侯音

白羽去範曰雖去不免期明日之中權立表下漏符之

有風動範撫手曰 執律 歌風 周禮大師執同律以

羽至矣昔如言也

師曠曰吾驟歌北風又歌

王者出軍大師吹律合首

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注歌者吹律以歌八

風南風音微

故曰不競 占夢 擊虛 左傳晉楚戰城濮晉侯夢

其腦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注晉侯
而向上故得天勝所以柔物也後漢趙彥少術在
廷今宗資討太山發五陽郡兵從孤擊虛一戰破之
莒莒五陽之地宜發五陽郡兵從孤擊虛一戰破之

澗兵

洗兵

謂泣兵金器自鳴及焦氣者軍疲也
說苑武王伐紂風霽而乘以大雨散宜

天鉞

石

鼓

又曰漢成帝鴻嘉三年天水冀南山大石鳴聲隆
隆如雷民俗名曰石鼓石鼓鳴有兵是茂廣

地雁

淮南子曰流星色青赤曰天雁軍甲之所墜主兵
起流星有光青赤曰天雁軍甲之所墜主兵

梁

狙如首虎爪名曰梁梁見則其國有大兵倚帝之
山有獸焉其狀如鼯鼠白耳白

走鹿雲

貪狼風地

子

蜀世家曰王衍行至梓潼大風發屋拔木太史曰此貪
子曰凡戰觀雲如走鹿形者敗軍之氣也五代史前

狼風

也

氣盤蛇

曰抱珥

望雲物

考著龜

日抱珥

唐書吳元濟未破
有敗軍殺將者

氣盤蛇

曰抱珥

望雲物

考著龜

日抱珥

唐書曰貞元三年吐蕃請盟詔以軍從渾城會平涼李
元諒軍潘原韓游瓌軍浴口以為援既會元諒望雲物

望雲物

考著龜

喜齋齋鑑類

卷三

武功部

占候

九

狼風也遇則當
有敗軍殺將者
石望東南氣如旗鼓矛盾皆頓倒橫少頃黃白氣出
西北盤蛇相交武陵告司馬韓愈曰今西北王師所在
氣黃白喜象也敗氣為賊曰直木舉其盈數不闕六十
日賊必亡夫天見其祥宜修事應之 宋史曰宋真宗
景德元年十一月駕北巡司天言
日抱珥黃氣充塞宜不戰而却
唐書曰貞元三年吐蕃請盟詔以軍從渾城會平涼李
元諒軍潘原韓游瓌軍浴口以為援既會元諒望雲物
曰不祥必有變傳合約卻伍出陣俄而虜劫盟城奔還
元諒兵成列出 又曰帝召對曰今伐戍真彼眾軍
合取必萬全卿計何日有捷對曰臣職諫爭所言者軍
國大體如索賊平之期願陛下考著龜責將帥非臣職
也既而
師果敗
流星如火
雲氣如山
後漢書董卓傳曰邊
兵美陽卓與戰輒不利十一月夜有流星如火光長十
餘丈照章遂營以爲不祥欲歸金城卓
聞之喜明日乃與石扶風鮑鴻等并兵俱攻大破之斬
首數千級 後漢書光武紀曰王莽王邑攻圍昆陽自

以為功在漏刻意氣甚逸夜有流星墜營中書有雲如壞山當營而墮不及地尺而散吏士皆厭伏

水 變為血 雲狀如樹 唐書曰輔公祏反詔趙郡王孝恭

永變為血坐皆失色孝恭自如徐曰禍福無基惟所召

耳顧我無負於物無重諸君憂公福禍惡貫盈今伏威

靈以問罪授中血乃賊臣授首之徵盡飲而罷衆心為

安唐書馮智戴傳曰智戴入朝帝問其善兵指雲問

曰下有賊今可擊乎對曰雲狀如樹方 星墜賊營

辰在一金金利水柔擊之勝帝奇其對

風拔坐帳 唐書睦州女子陳頌真反崔義元發兵拒之

劉錡赴東京率所部王彥八字賊三萬七千及殿司卒

三千自臨安派江絕淮至渦口方食忽暴風拔坐帳錡

曰此賊兆也主暴兵 預下吉凶 唐書裴

卽下令兼程而進 豫道勝曰 通鑑宋紀曰蒙

日行險通陰陽歷術每戰豫道勝曰 吉凶亦自灼羊脾以

古主每征伐必令耶律楚材豫卜吉凶 通鑑唐紀曰有雙雁

符之然 雉集府舍 壘集城門 唐書曰有雙雁

後行 集廣陵府舍占者以

古真 武功部 占候 三

為野鳥來集城邑將空之兆高駢惡之 唐書鄧景山

以交吏弄青齊節度使徒淮南有壘集城門鄧班語景

山曰臆介物也失所次金不從革之 象其有兵乎未幾宋州刺史劉展反

占候四

原達晦 左傳楚師陣不達晦 六甲日窮 鄧禹字仲華 陰蓋之曰兵家所忌 為王匡所敗 明日癸亥匡以六甲窮日不 東南角虛 段熲為羌所 出禹因得更治兵大敗之 圍樊志張亦 在圍中夜謂熲曰東南角無復羌宜乘 增氣若城 虛引出仕百里還攻之可勝從之 果然 營上雲氣甚佳 王世充引軍與李密戰洛陽從氣 營上雲氣甚佳 若城壓其營世充大敗衆幾盡 史曰呂師州謂其裨將蔡母章曰吾與楚人 為敵境吾常望其營上雲氣甚佳未易破也 子端生 大海錄碎事曰矛端生火 日中有黑子 弁州史料曰 為太史令日中有黑子基奏東南當失 一大將俄而參軍胡深伐陳友定敗沒

占候五

增詔贊皇一品集賜王宰詔曰意卿宜忠憤必在臬夷况自去年以來月頻奄畢今又福星煥耀正臨天駟東漢書云畢爲天網網羅不善之人房爲明堂方集重華之慶懸象昭晰前史所書今朕奉天道以行誅

務德一

增司馬兵法曰入罪人之地無暴神祇無行田獵無毀土功無燔牆屋無伐林木無取六畜禾黍器械見其老幼奉歸勿傷雖遇壯者不較勿敵敵若傷之醫藥歸之既誅有罪王及諸侯修正其國舉賢立明正復厥職

古香齋鑑類函

卷三皇

武功部

占候 務德

五

唐書蕭悅傳帝問兵法有必勝乎悅曰兵凶器聖人不得已用之故武不可玩玩則無震夫以仁討不仁以義討不義先招懷後掩襲故有不殺厲不禽二毛不犯田稼其救人如免水火此必勝術也

務德二

增唐書李靖傳曰靖爲嶺南撫慰大使以嶺海陞遠久不見德非震威武示禮義則無以變風卽率兵南巡所過問疾若延見長老宣布天子恩意遠近懽服 分記曰曹彬封冀王事太宗收復四方未嘗枉戮一人其後子孫益熾世爲將相出皇后且三世爲將道家所

忌而冀王後世愈昌豈非陰德所致

務德三

原鄧訓 祭彤 後漢書羌胡恥病死輒以刀自刺訓聞其病不與刀使治之愈者非一又形

為遼東太守偏何邑落 歸義願自效遂擊匈奴 **德攻** 義勝 撫敵人 殞

敵師 吳志呂蒙在公安得關羽及將士等家屬輒厚遇 厚加饋欵二人子

迎喪禮禮遣之 **遺侍姬** 還婦女 宋史其世衛 環州羌酋慕恩部落最强世衛嘗夜與飲出侍姬佐酒

既而世衛起入內潛於壁隙窺之慕恩寤與侍姬戲世 衡出掩之慕恩慚謝世衛笑曰君欲之耶即以遺之由

是得其死力 八編類纂曰昔彬討蜀初成都將凌婦 女者彬悉閉於一第嚴以度食且戒左右曰是將進御

當密衛之洎事罷訪其親以還之無者備禮以嫁之 不妄殺 不籍降 涑水紀聞曰昔彬征金陵垂克忽

非藥石所能愈唯諸公共誓以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 則自愈矣諸將共挾香為誓及克城中皆安堵 唐

書蕭銑降李靖入其都或請籍銑將拒戰者家資以 賞軍靖曰王者之兵弔人而取有罪彼其脅驅以來藉

以挾師本非所情不容以叛逆比之今新定荆郢宜先 示寬大以慰其心若降而藉之恐自刑而南陔 劇屯

賊之死守非善策也止不 **原荀吳圍鼓** 晉文伐原 籍由是江漢列城爭下

傳荀吳圍鼓鼓人謂以城叛穆子不許請降曰猶有食 色姑修而城食竭力盡而後取不戮一人曰吾以事君

也 又晉文伐原命三日之糧 **以衣供寒** 以絹償 原不降命去之詳示信三註

稻左傳叔弓圍費不克治歐夫曰若見費人寒者衣之 和饑者食之俱具乏困費來如歸南氏亡矣季平子從

之費人坂南氏 晉書羊祜出軍至 **專修德信** 歡 吳境川稻為糧計所取送絹償之

若親戚 晉漢春秋曰羊祜還鎮專修德信以懷吳人陸 抗告邊成曰彼專為德我專為暴是不戰而自

服也各保分界無求小益 **增號合暢南海** 恩信被 隣國望我歡若親戚

古晉彌鑑類函

卷八

武功部

務德

三

異域唐書李孝恭傳曰孝恭遷賓州道行臺左僕射時嶺表未平乃分遣使者綏輯安慰其款附者四十有九州朝廷號令暢南海安言行錄曰宋余襄公冲二廣幾十年恩信被於異域如交趾大理特磨南詔之國皆可以隨指氣使公

解衣以贖一州 行軍惟知

三事兵略纂聞曰胡世寧合趙元瑤捕太平酋豪李濬且授之方略元瑤乘痛不意徐起師攻之飛炬焚其州治濬走保山寨未拔公解衣齎楫元瑤曰以吾衣贖一川生靈也寨中兵聞之感泣解散濬擒發其所聚粟以賑被困之民且悉除其租稅一年又曰胡大海嘗曰吾不知書吾行軍惟知有三事而已不殺人不過

見驢附編代寧輯有祭征虜之風

苗格 周文因壘而崇降 文德者帝王之利器 威

武者文德之補助

務德四

克魯爾鑑類

卷五 武功部 務德

三

詔贊皇一品集賜王宰詔曰意卿宜大布誠信且務

綏懷不得焚其室廬翦其桑梓自當靈漿塞路襁負以

歸

論明太祖諭湯和曰軍中之事難於執一唯當以德

服人必其負固弗順然後以威鎮之 又論北征諸將

曰汝等師行非必掠地攻城而已要在削平禍亂以安

生民凡遇敵則戰若所經之處及城下之日勿妄殺人

勿奪民財勿毀民居勿廢農器勿殺耕牛勿掠人子女

民間或有遺棄孤幼在營父母親戚來求者即還之此

陰隲美事好共為之

陰隲美事好共為之

行惠一

增三略軍識曰軍井未達將不言渴軍幕未辦將不言倦軍竈未炊將不言饑與之安與之危故其象可合而不可離可用而不可疲以其恩素蓄謀素合也故曰蓋恩不倦以一取萬

行惠二

增史記趙奢傳曰趙用趙括為將其母上書言于王曰始妾事其父時為將大王及宗室所賞賜者盡以與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一旦為將王所賜金帛歸藏于家而日視便利田宅可買者買之父子異

喜齋淵鑑類函

卷五

武功部 行惠

十四

心願王勿遣 漢書皇甫規傳曰无零諸種羌慕規威信相勸降者十餘萬明年規因發其騎共討隴右而道路隔絕軍中大疫死者十二四規親入菴廬巡視將士三軍感悅東羌遂遣使乞降涼州復通 又皇甫嵩傳曰嵩溫恤士卒甚得衆情每軍行頓止須營幔修立然後就舍帳軍士皆食爾乃嘗飯吏有因事受賂者嵩更以錢物賜之吏懷慙或至自殺 又堅鐔傳曰鐔南拒鄧奉北當董訢一年間道路隔塞糧饋不至饑食蔬菜與士卒共勞苦 晉書曰祖逖據大邱樊雅攻之陳留太守陳川使李頭救之頭力戰有勳逖時獲雅駿馬李

頭甚欲之而不敢言遂知其意遂與之頭感遂恩遇每
歎曰若得此人爲主吾死無限 又載記曰劉曜將陳
安善手撫納吉凶夷險與衆同之及其死隴上歌之曰
隴上壯士有陳安軀幹雖小腹中寬愛養將士同心肝
續晉陽秋曰盧循爲廣州州無麪每得分餉未周遍
文武則不食也其仁如此 北史曰西魏將梁椿善撫
納所獲賞物分賜麾下 南史宋武帝時寧州嘗獻虎
魄枕光色甚麗價盈百金時將北伐以虎魄療金創帝
大悅命碎分賜諸將 唐書黑齒常之傳曰常之御下
有恩所乘馬爲士所箠或請罪之答曰何遽以私馬鞭

貞嘉補鑑類函

卷三十一

武功部 行惠

五

官兵乎前後賞賜分麾下無留貲 又李晟傳李懷光
反晟受命圖收復時輸縶不屬盛夏士有衣裘者晟能
與下同苦 又曰劉潼拜秦州刺史屯普潤軍中不設
音樂士卒病親問所欲不幸死哭之 又曰烏重允善
撫士與下同甘苦蔡將李端降重允蔡人執其妻殺之
妻呼曰善事烏僕射得士心大抵如此 又曰殷侗拜
義昌節度使單身之官安足羸瘵與下共勞苦以仁惠
爲治 又曰吳少誠之誅詔盧坦以兵二千屯安州坦
每朔望使人問其父母妻子視疾病醫藥故士皆感慰
無逃還者 通鑑唐紀曰柳公綽號令整肅區處軍事

諸將無不服士卒在行營者其家疾病死喪厚給之妻
淫佚者沈之於江士卒皆喜曰中丞爲我治家我何得
不前死故每戰皆捷公綽所乘馬蹠殺圍人公綽命殺
馬以祭之或曰圍人自不備耳此良馬可惜公綽曰材
良性驚何足惜也竟殺之 五代史周太祖本紀曰郭
威居軍中延見賓客褒衣博帶及臨陳行營幅巾短後
與士卒無異上所賜予與諸將會射恣其所取其餘悉
以分賜士卒將士皆懽樂 八編類纂曰郭威撫養士
卒與同苦樂小有功輒厚賞之微有傷常親視之士無
賢不肖有所陳啓皆溫辭色而受之違忤不怒小過不

古書淵鑑類編

卷三六

武功部

行惠

三

責由是將卒咸歸心焉 通鑑宋紀曰仁宗慶歷六年
徙廣南戍兵善地以避瘴毒 又遣使賜湖南戍兵衣
藥 又元紀曰仁宗出見衛士有敝衣者駐馬問之對
曰戍守邊鎮餘十五年以故貧耳帝曰此輩久勞於外
留守臣未嘗以聞非朕親見何由知之自今有類此者
必言于朕因命賜之錢帛 明典故紀聞曰成祖北征
至威虜鎮日暮猶未食中官請進膳曰軍士未食朕何
忍獨先飽令人視各營軍士皆食始進膳 又曰仁宗
爲燕世子時太祖嘗命與諸世子分闕皇城四門衛士
還奏獨後問之對曰旦寒甚衛士方食俟其既食乃闕

之故後太祖喜曰能體卹下人是吾心也

行惠三

原 揀糲

置金

左傳楚子俊蕭師人多與玉術三軍撫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揀糲

裏創

史記吳起為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臥不設席行

吮

吮之其丹哭曰往年吳公吮其父文戰不旋踵而於

敵

敵今又吮此子妾不知死所矣後漢書段熲愛士卒

手與

手與裏創行軍未嘗

暮

暮與士同勞苦

兵

兵有饋餼醪者使投諸河與士卒同流而飲之夫一簞

味

味之及也也列女傳周列國楚子發母曰子不聞越

王

王勾踐之伐吳客有獻醇酒一器王使人注江之上流

使

使士卒飲其下流味不及加美而士卒戰自五也異日

有

有獻一壺糲補者王又以賜軍士分食之甘不踰晷而

戰

戰自十也今子為將士卒並分菽粒

而

而食之子獨朝夕芻豢黍粱何也

典

典略曰北齊斛律光雖居大將未嘗戮人軍士未安終

不

不入幕有士卒中盡視嘗其吐三重感之樂為致命

宋

宋史在飛傳曰飛善撫士卒卒有疾躬為調藥請將遠

成

成遣妻問勞其家死事者哭之而育其孤或以子發其

女

女凡有須痛均給

軍

軍吏秋毫無私

與

與與全琮戰賊退詔賜絹七百匹禮為死者設祭哀辭

吮疽

分糲

哀慕齋鑑

卷八

武功部

行惠

三

嘗吐

調藥

未徧

惠足使

左傳曹刿曰小惠未徧論語惠則足以使人

察判股

見士

不盡飲

不近水不盡飲不啜食士為樂用也

小

小

非身

種夫人

織則不衣食也

分糲

分糲

分糲

死三月

釋政

國語勾踐命當室者死三年釋政支子哭

無自入

日者

哭介夫 舖孺子 夫死司城子罕哭

之哀詳

聞謀

國語勾踐命當室者死三年釋政支子哭

不餽也

無不

也必問其名 分糲 分賞賜 廬在

哭嘔血唐書曰烏重僧為長帥赤心奉上能與下同甘

苦歿數日有甯士二十餘人皆割股肉以祭重

凡古之良將無以加也孔帖司空李勣每會將兵在

軍識其戒否聞人片善垢穢而從事疑之日多推功于

下前後在軍所得金帛皆散之將士疑之曰多推功于

皆為用所向多克捷及薨哭之或有嘔血者

懷恩衛士報德後漢徐衆字伯初為征西將軍單于

漢蓋嘗餽字次公為衛司馬躬撫士卒視其飲食居處

恤循疾病政醫藥及歲終交代衛士數千人叩頭願自

留一年報膏饒壞帳為縞脫衣與歛晉謝尚字仁

厚德官帝嘉之始到官郡以布三十匹為尚造烏布帳尚壞之以為軍

士襦袴後漢王霸字元伯善撫士卒死者脫衣為之

卒乘與管隱民取食魯昭公伐季氏子家子曰

政自之出久矣隱民多御眾在寬使人由惠

取食為之徒者衆矣漢司馬遷報任少卿書日以爲

絕甘分少弔死問疾李陵素與士大夫絕甘分少能

哀慈猶猶類卷百八武功部行惠天

得人之死力雖古名將不過也後漢馮異傳光武下

大司馬已下親形數果必共寒水不嘗北齊書曰

死問疾以崇謙讓長恭為騎尉勤細事每得甘美雖一瓜數果必與將士

共之又曰趙郡王琛薨子徽為定州刺史詔領山東

丘數萬監築長城于持盛夏欲在途中屏除蓋扇輿與

軍人同其勞苦而定州先有入室每歲歲水長史宗欲

道以教肩犯暑執遂遣信有迫送正值日中炎赫宗欲

對之歎息云三軍皆飲溫水吾以何義獨進菜水遂至

消液竟不一營兵脫鞞以賜裂幄以衣後周書曰

人感悅遐邇稱歎

按下自惺不息以海內未康銳情教習至于治兵閱武

步下山谷履涉勤苦皆人所不堪平齊之後見軍士有

跣而行者帝親脫鞞以賜之五代史晉臣傳吳衛守

貝州善撫士卒會天大寒裂其帷幄以衣士卒士卒皆

愛之

脫衣解馬賜卮贈伎唐書曰羅士信有所獲悉

賜之

不之問

一曰大雲方坐地鑪使四伎抱琵琶捧鸞侍而

賜之

不之問

一曰大雲方坐地鑪使四伎抱琵琶捧鸞侍而

賜之

不之問

一曰大雲方坐地鑪使四伎抱琵琶捧鸞侍而

賜之

不之問

一曰大雲方坐地鑪使四伎抱琵琶捧鸞侍而

一千河謂曉還帥召入與談敘事甚聊大喜曰寒矣于
金卮飲之復談則益喜命絃琵琶而伯酒卽併金卮了
之已又談則又喜指其中最妹麗者曰欲存問家室
之乎以子汝自是千戶所至爲效死力

厚資婚嫁

唐書李勉傳曰勉遣戍兵常視其資糧存
問家室故能得人死力又韋臯傳臯善

羽士至雖婚嫁皆厚資之擘給歸衣
女給銀塗衣賜各萬錢死喪者賜是
護身力通鑑宋紀曰熙寧十年賜熙河路兵特支錢戰

軍士艱苦爲將領者不知愛恤乃述始終之際艱難之
故與夫撫綏愛養之道通上下之志達彼此之情直說

其辭爲護身
勅頒示將士

原分觴酒豆肉

給韋袍複帽

將仗吳謂申包胥曰在孤側者觴酒豆肉未嘗不分國
中疾者吾問之死者吾葬之長其孤問其老晉書劉

弘傳弘爲荊州嘗夜起聞城上持更者歎聲甚苦呼
省之年過六十歲疾無孺弘請主者給韋袍複帽

家財頒士卒

私財賜麾下
魏志曹真傳曰真每征
行與將士同勞苦軍賞

喜齋精鑑類

卷八 武功部 行惠

无

不足輒以家財頒賜士卒皆願爲用唐書馬燧傳田
悅敗邢圍解初將戰燧約衆勝則以家資賞至是殫私

財賜麾下德宗嘉之詔出
度支錢五十萬償其財

原恩加挾纊念師人之多

寒 惠表投醪感戰士之俱醉 大事在戎是重握兵

之要 小人懷惠必資挾纊之恩

行惠四

曾戰得金寶盡散唐書李密傳密戰得金
寶盡散之由是人爲用 開心待人

又南霽雲傳霽雲至睢陽與張巡計事退謂
人曰張公開心待人真吾所事也遂留巡所 身居戟

下踰月 又任迪簡傳曰迪簡承張茂昭舍身後公尸踰
乏欲饗士無所給至與下同糧食身居戟下踰

月軍中感其公請 賜與悉分士伍 又石雄傳曰雄臨
安臥內迪簡乃詩 財廉每朝廷賜與

輒至軍門自取一匹縑餘悉 民始知有生之樂 又裴
分士任由是衆感發無不奮

度傳

初吳元濟禁偶語于道夜不然燭酒食相饋者以軍法論度視事下令唯盜賊鬪死抵法餘一蠲除往來不限書夜民始知

賊降輒聽其便

又李愬傳愬為隨唐節度使推誠待士故能

張其甲弱而用之賊來降輒聽其便或父母與孤未葬者給粟帛遣還勞之曰而亦王人也無棄親戚眾願為

先冬頒衣絮

又錢徽傳日記蔡著錢徽掌書記蔡

賊情偽一能曉之賦方嶽澤多募武士千軍澤卒土隨希賞周徽先冬頒衣絮重擅發軍倉不敢給時大雨雪士寒凍徽先冬頒衣絮

劉父

通鑑唐紀曰劉悟務為寬惠使

亡卒多

賴全活

詳稿師三作藥粥注

行惠五

增制唐元稹鎮州制曰田弘正首除去苛暴昭宣惠和

愛人如身養士如子拊循教訓必以忠孝為先是以魏

古真齊類

卷三八

武功部

行惠

三

之師徒一年而知恩二年而知禮三年而知讓相與於

道矣

增狀唐柳宗元賀平淄青狀曰葬戰死之骨增以延賞

憐刀傷之肌薦其廩給

增今明大祖令曰王者之於士卒既用其力當恤其老

而寡妻弱子尤宜優恤子自兵興十餘年所將之兵攻

取四方勤勞至矣以其為親兵也故遣守外郡以佚之

其有老羸嘗被創者令其休養營中死事物故者妻子

皆月給衣糧賑贍之若老而思慕鄉土聽令於應天府

近便居止庶去鄉不遠以便往未所給衣糧悉如其舊

論南京新造宮殿成太祖諭中書省臣曰軍士多有
因戰鬪而傷殘者既不可備行伍今新宮成當設備禦
可以宮牆外周圍隙地多造廬舍令廢疾者居之晝則
治生夜則巡警因給糧以贍之庶得有所養也 又諭
兵部臣曰軍士月米僅可充食身亡之後卽罷給或父
母老無所依或兒女幼無所賴將何以自存困而不恤
者不仁勞而不報者不義軍士皆嘗効力于國豈可忘
之爾兵部悉閱軍衛凡軍士死亡有父母年老兒女幼
小無依者並優之母令失所

示信一

古書類編類函

卷言入

武功部

示信

三

增太公文誥曰使之而觀其無隱使之而不隱者信也
又曰凡用賞者貴信用罰者貴必賞信罰必於耳目
之所聞見則所不聞見者莫不陰化矣夫誠暢於天地
通於神明而況於人乎 司馬法曰成列而鼓是以明
其信也 尉繚子曰合者一衆心也數變則令雖出衆
不信矣故令之法小過無更小疑無中不得故上無
疑令則衆不二聽動無疑事則衆不二志未有不信其
心而能得其方者也 又曰賞如日月信如四時 黃

石公曰將無還令賞罰必信如天如地乃可使人 註如
春夏秋冬有一定之時如地 又曰霸者結士以信信
之生長收兼有一定之理

衰則士疏

示信二

唐書頡利請和翌日刑白馬與盟薛延陀回紇諸部皆叛使突利討之不勝懼王師引兵入朔州議者請責其敗約因伐之帝曰匹夫不可爲不信況國乎我旣與之盟豈利其災邀險以取之邪 又曰段秀實擢允祿少卿俄而荔非元禮爲磨下所殺將佐多死惟秀實以恩信爲士卒所服皆羅拜不敢害 宋史种世衡傳曰世衡知環州蕃部有牛家族奴訛者素褊強未嘗出謁郡守聞世衡至遽郊迎世衡與約明日當至其帳慰勞

古真淵鑑類函

卷三十八

武功部 示信

三

部落是夕雪深三尺左右曰地險不可往世衡曰吾方結諸羌以信不可失期遂緣險而進奴詛方臥帳中謂世衡必不能至世衡蹙而起奴詛大驚曰前此未嘗有官至吾部者公乃不我疑即帥部落羅拜聽命 兵略纂聞曰嘉靖間胡世寧知廣西太平府時太平多土官苗獠性輕亂而黠好夷其上先守多難之公略去文法營因他出過其營單騎直入坐帳中縱閱騎射欵語良久乃還

示信三

原戰器

守物

左傳申叔時曰禮信戰之器也信以守物戰所由克

饋藥

互

市服之或疑止之杭曰羊公豈配人者哉吳之未平

周後字開林在弋陽南其兄珪與敏書曰慎無為小利

為功吳將禁敵守河申其兄珪與敏書曰慎無為小利

忘大備候者得書也 待期 剋日 左傳晉甲趙穿當晉

與後浚曰君子也 待期 剋日 軍門而呼曰不待期

而薄人於險無勇也 晉羊祜字叔子為 晉盟 原

鎮南每與敵入剋口戰而不為旆襲之計 晉盟 原

降左傳君子謂是盟也信謂晉F是伐也能以德攻

又晉侯欲用人子犯曰人未知信本宜其用於是乎

伐原以示之信晉侯伐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

謀出口原將降矣軍吏請待之公曰得原失信何以使

人退一舍 仗信 推誠 增行義 立志 左傳季文

而原降也 仗信 推誠 增行義 立志 子曰信以

行義義以成命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

解體 又伯州犂曰求逞志而棄信志將逞乎志以發

信言以立志 斷指 披心 賀蘭進明愛雲雲壯士欲

留之雲雲泣請置一指以示信歸報中丞也因拔佩刀

斷指一座大驚為出涕 又馬燧傳曰賊將徐庭光守

長春宮城燧度長春不下則懷光固守久攻所傷必眾

乃挺身至城下見庭光庭光懼燧威拜城上燧顧其心

已屈徐曰我自朝廷來可西向受命庭光再拜燧曰公

等朔方士自崑山以來功高天下奈何棄之為族滅計

若從吾言非止免禍富貴可遂也未對燧曰爾以為為

皆流涕率眾降燧以數騎入其

城眾大呼曰吾等更為子入矣

原推已貴誠 訓戎

在信 示以至誠 待如故吏 唐書郭子儀傳曰僕

竟項差羅等三十萬掠涇州驢鳳翔入禮京奉天京師

大震急召右儀屯涇陽軍總萬人比到敵騎圍已合子

儀將出左右諫成狄野心不可信子儀曰賊眾數十倍

今力不敵吾將示以至誠 宋史宗澤傳曰羣盜十進

降進既受閣門宣贊舍人京城外巡之命遂引部屯京

城往參宗澤將士疑其非真請以甲士陰衛澤曰正當

披心待之如故吏進等感服況人平及進至澤樹勞甚

疑進益懷感畏後其黨百陰日請澤詣其壁澤許之不

謀以亂京師者進自擒殺之 對榻臥起 解甲酣寢

古彙編 卷五十八 武功部 示信 重

唐書鄭肅盧羣辟孔戡為判官羣卒總攝留務監軍揚志謙雅自肆眾皆怨戡遂至府與對榻臥起示不疑志謙懼不敢動明太祖擒陳兆先降其眾擇其驍勇者五百人置麾下五百人疑懼不自安太祖覽其意至暮悉令人衛屏舊人於外解甲酬服眾乃相謂曰既活我及以腹心待我何可不盡力圖報及攻安慶多先登

原授律即戎位既學於四七 推誠示信言不可以

二三

示信四

增無詳無虞左傳宋及楚平華元為質盟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為卿全信唐

蘇定方傳曰都曼降有司請論如法定方頓首請曰臣向喻陛下意許以不死帝曰朕為卿全信乃宥之

示信五

增書贊皇一品集與韞莫可汗書曰豈必警徑路之金

吉喬竊鑑想國 卷言六 武功部 示信 書

舉留聖之酒保茲誠信固在厥初

增頌唐楊炎出師紀聖功頌曰夏有一旅之衆武有十

人之暮忘定金石信非盟誓爾其念哉

古香齋新刻袖珍淵鑑類函卷二百十九

武功部十四 有禮 軍整 持重 禁暴 專命 軍矯命 戰死 示必死 單車入賊

軍行險道 祥應

有禮一

增太公兵法曰將冬不服裘夏不操扇雨不張蓋名曰禮將將不身服禮無以知士卒之寒暑一吳子兵法曰受命而不辭家敵破而後言返將之禮也 司馬兵法

曰古者逐奔不過百步縱綏不過三舍是以明其禮也

明典故紀聞曰太祖謂左相國徐達曰禮法國之紀

綱禮法正則人志定上下安建國之初此為先務吾昔

古香齋鑑類函 卷五十九 武功部 有禮 一

起兵濛梁見當時之將皆無禮法恣情任私縱為暴亂不知馭下之道是以卒至於亡今吾所任將帥卽與定名分明號令故諸將皆聽命爾等為吾輔相當守此道無謹於始而忽於終也

有禮二

增左傳曰莊公八年春治兵於廟禮也 註凡師行必告廟之主以行故曰治

兵於廟得出師之禮

有禮三

原不拜 長揖 禮介冑之士不拜為其拜而芟拜也 征西賦率軍禮以長揖註周亞夫

威行 弟達 禮班朝治軍法非禮威嚴不行 軍旅什伍同爵則尚齒而弟達乎軍旅矣

服民 齊衆 左傳晉殺舟之翰以 能軍 訓戎

昭果毅 習威儀 左傳戎昭果毅以聽之謂禮易

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昭 文章明貴賤辨等列廟少長習威儀也

示 闡喪而還 左傳晉侯教民三年飲用之子犯曰民

又曰陳成公卒楚人將伐 軍旅之容 介冑之色

陳聞喪而還禮也禮不伐喪 禮記舞雩諸路 又 殺人有禮 殺使非禮 記殺人

介冑有不可犯之色 少長有禮 軍

殺之非禮也 兵交使在其間可也 無禮則脫

旅有禮 傳晉侯觀其師曰少長有禮其可 無禮必敗 左傳秦師過周北門王孫滿謂之言于王

脫註脫 軍容諸路 教令 戎容暨暨 果毅 戎政貴

言彙齋鑑類函 卷百九 武功部 有禮 二

明 軍容尚肅 堂堂之陣 棗棗之容 免冑趨

風 執榼承飲 左傳師至三遇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

造于子重曰寡君之使使鉞御持 牙是以不得猶從者使其攝飲

有禮四

原戰所畜 左傳禮樂慈 戰之器 又申叔時曰禮信戰

所由 克

軍整一

尉繚子曰兵之所加者農不離其田業賈不離其肆

宅士大夫不離官府繇其武議在於一人故兵不血刃

而天下親焉

軍整二

增後漢書鄧禹傳曰赤眉所過殘賊百姓不知所歸聞禹乘勝獨克而師行有紀皆望風相攜以迎軍降者日以千數眾號百萬禹所止輒停車駐節以勞來之父老童穉垂髮戴白滿其車下莫不感悅於是名震關西

又岑彭傳曰彭首破荆門長驅武陽持軍整齊秋毫無犯 三國志曰曹仁少時不修行檢及為將嚴整常置

科于左右案以從事 唐書王維誕傳曰維誕能致下死力每破城邑整眾山立無絲毫犯 又李光弼傳曰

光弼治師訓整天下服其威名軍中指顧諸將不敢仰 古書蕭瀟鑑類前 卷五十九 武功部 軍整 三

視 又高崇文傳曰劉闢反詔崇文統兵討闢始崇文選兵五千常若寇至至是受命出師器良械完無一不具過與元士有折逆旅七箸者即斬以徇入成都師屯大達市并不移珍寶如山無秋毫之犯

軍整三

無犯 不掠 戎肅 左傳晉欒鍼對楚子重云好以眾整 漢書陶侃戎政齊肅士卒無私

好以暇 正以治 左傳欒鍼見子重之旌請日日臣之使於

禘門宇 禘盆 宋岳飛傳曰飛征羣盜過廬陵託宿 廬市質明為主人洪禘門宇洗滌盆

盜而去郡守供帳饑別於郊師行將絕糧未得通問
大將軍何在殿者云已雜偏禪去矣其嚴肅如此

原更衣還女 **送絹酬禾**
吳志孫皓齊夏口兵侵漢美
女送絹皓更衣服還之下令

日今所誅者曹氏百姓何罪不得繫老弱
于是多附也 下見務德以紳賞將註 **穀人不知**

渭濱安堵
齊救鄭陳成子帥師違穀七里穀人不知
註違去也不知言軍整也 蜀志諸葛亮

悉大眾由斜谷出五丈原分兵屯田 **整不喪列傳**
耕者雜于渭濱百姓安堵軍無私焉

舍不為暴
不為暴 藝舍不為暴 **行陣齊整** **袍仗精整**
代

史謝彥章為將好禮儒士雖居軍中常儒服或臨敵御
眾肅然有將帥之威左右馳驟疾若風雨晉人望其行

陣齊整相謂曰謝彥章必在此也其名重敵中如此
唐書楊弘禮傳曰太宗征遼弘禮領步騎二十四軍跳

出賊背所向摧靡帝自山下望其眾袍仗精整人
人盡力壯之謂許敬宗曰越公兒郎故有家風 **不**

伐桑棗 **若負霜雪**
唐書曹王臯大小三十二戰師所
過不敢伐桑棗踐禾稼 又李密

古查籍鑑類函 卷百九 武功部 軍整 **四**

傳曰密持軍嚴雖盛夏
號令士皆若負霜雪

軍整四

增不聞人馬聲
宋史曹瑋初守邊時山東知名士賈同
造瑋客外舍瑋欲按邊即同舍邊與俱

同間從兵安在日已具既出就騎見甲士三千 **凍死**
環列初不聞人馬聲同歸語人曰瑋殆名將也

不折屋餓死不鹵掠
又岳飛軍令嚴肅卒夜宿民開門
懸納無敢入者軍號凍死不折屋

餓死不鹵掠 **耕夫荷鋤觀**
通鑑宋紀韓世忠每出軍必成
而觀 耕夫荷鋤觀以秋毫無犯軍之所過耕夫皆

苟鋤 **軍整五**

增文韓愈文曰 歷百城而饋餼皆辭居一夕而牆宇必

葺慰林適去墜果猶仔徑田疾趨滯穗不犯民老幼婦

女不驚市賈不變田之東瓜下無一跡

持重一

增孫子兵法曰善用兵者避其銳氣擊其惰歸此治氣者也以治待亂以靜待譁此治心者也以近待遠以逸待勞以飽待饑此治力者也無邀正正之旗無擊堂堂之陣此治變者也故用兵之法高陵勿向背邱勿逆佯北勿從銳卒勿攻飢兵勿食歸師勿遏圍師必闕窮寇勿追此用兵之法也 又曰塗有所不由軍有所不擊城有所不攻

持重二

古書淵鑑類函

卷百九

武功部 持重

五

增漢書趙充國傳曰充國常以遠斥堠爲務行必爲戰備止必堅營陣尤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 唐書輔公祏反詔李孝恭討之公祏將馮惠亮等拒險邀戰孝恭堅壁不出遣奇兵絕饜道賊饑夜薄營孝恭臥不動明日使羸兵扣賊壘挑之祖尚選精騎陣以待俄而兵卻賊追北且竄遇祖尚軍薄戰遂大敗 又魏元忠傳曰元忠馭軍持重雖無赫然功而亦未嘗敗 又來頭傳曰賊圍南陽急瑱能撫訓士舉動安重賊不得侵 又郭子儀傳曰賊寇邠州先驅至奉天諸將請擊之子儀曰客深入利速戰彼下素德我吾緩之當自擣取

因下令敢言戰者斬堅壁待之賊果遁 通鑑唐紀曰
初忠武軍精兵皆以黃昌首號黃頭軍李承勛以百人
定嶺南宋涯使摩下效其服裝亦定容州安南有惡民
屢爲亂聞之驚曰黃頭軍度海來襲我矣相與夜圍交
趾城鼓譟願送都護北歸我須此城禦黃頭軍王式方
食或勸出避之式曰吾足一動則城潰矣徐食畢擐甲
率左右登城建大將旗坐而責之亂者反走明日悉捕
誅之 五代史曰周德威老將常務持重以挫人之鋒
故其用兵常伺敵之隙以取勝 通鑑宋紀曰夏人寇
麟州神堂若知州訾虎躬督兵出戰敗之詔虎自今毋
得輕易出入遇有寇邊止合裨將出兵捍逐恐失利損
威以張虜勢

古香齋類函

卷百九

武功部

持重

六

持重三

原縱馬

射隼李廣望匈奴千騎上山陣廣騎皆恐隼

晉書賊杜曾勇冠三軍周訪

自定

乃止漢吳

惡之自于後射雉以安衆心 顏軍士激怒人倍其勇賊率五千人攻漢營軍中驚亂
漢堅臥不動有頃自定突擊大破之 諸葛亮數挑戰
宣王欲與戰帝欲令持重乃令骨 鯁臣衛尉辛毗仗節制之乃止 晉書
宋伺有武勇江夏太守楊瑗問將軍擊賊何以每得勝
伺曰兩敵共對惟常忍之我能忍是以勝耳 通鑑宋
紀曰秋青風骨奇偉少善騎射里閭俠少多從之既補
戎行持重有謀行師當先所向有功及爲將正部位明
賞罰與士卒同饑寒勞苦雖敵猝犯之無一士
敢後生者故摧府克敵各動殊俗爲國虎臣

原不

輕敵 不得過 蘇秦曰任大功不持敵 梁王使韓

增不生事 宜養威 患書王忠嗣傳曰忠嗣本生事當

日平生為將撫眾而已吾不欲竭中國力以幸功名

五代史梁臣敬甫傳太祖已破地匡窺取刑震遂攻淮

南翔切諫以謂新勝 堅臥不起 安坐不動 漢書

夫擊吳楚吳楚饑數挑戰終不出夜軍中驚內相攻擊

至帳下亞夫堅臥不起頃之復定 後漢王霸傳曰賊

挑戰霸不露前酒樽安坐不動 坐帷講論 據牀指

肘營中 霸將為匈奴中郎將烏桓叛燒度遼將軍門

磨漢書張奐為匈奴中郎將烏桓叛燒度遼將軍門

斬渠帥諸胡悉降 晉書張重華傳謝艾詩麻秋乘駟

車冠白帽秋怒曰年少書生冠服如此輕我也命馳擊

之艾左右大擾勸艾乘馬艾乃下車 隱几讀書

據胡林指麾賊以為有伏兵不敢進

坐門部分 後漢孔融傳曰融為袁譚所攻白春至夏戰

七所餘纜數百人流矢而集戈矛內接融隱

几讀書言笑自若 唐書呂元膺拜東都留守都有李

師道留邸兵與山棚謀竊發事覺元膺擒破之始盜

發都人震恐守兵弱不足恃元膺坐 固壘而待 堅

城門指縱部分意氣閑舒人賴以安

壁而守 左傳曰成公十六年晉伐鄭楚子救之將戰楚

史記王翦傳曰翦東代李信擊

荆荆間王翦益軍而來乃悉國中兵以拒秦王翦至堅

壁而守之不肖戰則 閉營休士 高壘操鋒 後漢書

兵數出挑戰終不出

日霸與馬武既破周建蘇茂營賊復聚眾挑戰霸奮臥

不出軍吏皆曰破前日已破今易擊也霸曰不然蘇茂

客兵遠來糧食不足故數挑戰以邀一切之勝今閉營

休士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戰之善者也 唐書武德

中太宗討劉武周江夏王道宗曰羣軍鋒不可當莫能

計屈難以力競今深壁高壘以挫其鋒烏合之徒莫能

持久糧運致 按軍不動 閉壘不出 五代史唐臣傳

諸將皆欲速戰符存審曰不若緩師示弱伺隙出奇可

以取勝乃按軍不動居旬日望氣者言有黑氣狀如

以取勝乃按軍不動居旬日望氣者言有黑氣狀如

以取勝乃按軍不動居旬日望氣者言有黑氣狀如

以取勝乃按軍不動居旬日望氣者言有黑氣狀如

以取勝乃按軍不動居旬日望氣者言有黑氣狀如

以取勝乃按軍不動居旬日望氣者言有黑氣狀如

以取勝乃按軍不動居旬日望氣者言有黑氣狀如

古香齋補鑑類 卷之九 武功部 持重 七

雜存番口可以一戰矣乃進軍擊劉郭大敗之存番為將有機略大小百餘戰未嘗敗與涇德威齊名五代史曰晉攻魏人求救太祖遣侯言救魏言築壘于洹水太祖怒言不出戰遣葛從周代言從周至軍高開壘不出而鑿三閣門以待晉兵攻之

益治簿書所

至遊燕唐書李石傳曰中人自邊還走馬入金光門道

稟省吏稍遁去鄭師將出石曰事未可知宜坐須其

定宰相走則亂矣益治簿書沛然如平時里閭羣無賴

望南關陰持兵俟變金吾大將軍陳君賞率眾立望仙

門內使趣閤門君賞不從日入乃止當是時非石鎮靜

君賞有謀幾亂兵略繁聞口喬公宇參理留都機務

宸濠聲言取南京兵已至安慶而公日領一老儒與一

醫士所至遊燕兼以伎奕實以觀形勢之險要而外

若不以為意者人謂公矯情鍾物有費禱謝安之風

禁暴一

增吳子曰凡兵之所起者有五其名又有五一曰義兵

古書精鑑類函卷百九武功部持重禁暴八

禁暴救亂曰義 又曰軍之所至無刊其木發其屋取

其粟殺其六畜燔其積聚示民無殘心 司馬法曰人

罪人之地無暴神祇無行田獵無毀土功無燔牆屋無

伐林木無取六畜禾黍器械

禁暴二

增後漢書公孫述死吳漢夷述妻子盡滅公孫氏并族

延岑放兵大掠焚述宮室帝聞之怒責漢及劉尚曰城

降三日吏人從服孩兒老母口以萬數一旦放兵縱火

聞之可為駭鼻尚宗室子孫嘗更吏職何忍行此仰視

天俯視地觀放麕啜羹二者孰仁良矢斬將弔人之義

唐書高崇文傳曰崇文過興元兵有折逆旅七笮卽斬以徇 通鑑唐紀曰李晟每與懷光同出軍懷光軍士多掠人牛馬晟軍秋毫不犯懷光軍士惡其異已分所獲與之晟軍終不敢受 又曰李載義爲河東節度使先是回鶻每入貢所過暴掠州縣不敢詰但嚴兵防衛而已載義至鎮回鶻使者李暢入貢載義謂之曰可汗遣將軍入貢以固舅甥之好非遣將軍陵踐上國也將軍不戢部曲使爲侵盜載義亦得彼之勿謂中國之法可忽也於是悉罷防衛兵但使二卒守其門暢畏服不敢犯令 宋史曰宋太祖命宣徽南院使義成軍節

古書齋鑑類

卷言九

武功部 禁暴

九

度使曹彬等出荆南以伐江南將行白曹彬潘美戒之曰城陷之日慎勿殺戮設若困鬪則李煜一門不可加害 通鑑宋紀曰史天倪說木華黎曰今中原已漸定而大兵所過猶縱鈔掠非王者弔民伐罪之意且王爲天下除暴豈可效他君所爲乎木華黎善之卽下令禁剽掠遣所俘老幼軍中肅然 元史曰元太祖二十二年丁亥六月金遣完顏合周奧屯阿虎來請和帝謂羣臣曰朕自去冬五星聚時已嘗許不殺掠遽忘下詔耶今可布告中外令彼行人亦知朕意 又曰元世祖帥師伐宋張文謙與劉秉忠言王者之師有征無戰當一

視同仁不可嗜殺世祖曰期與卿等守此言既人宋境
分命諸將毋妄殺毋焚人室廬所獲生口悉縱之又
曰元阿里海牙集鄂民宣上德惠禁將士毋侵掠其下
恐懼無敢取民之菜者民大悅 明興故紀聞曰太祖
既定金陵欲發兵取鎮江召諸將徐達等將兵往戒之
曰吾自起兵未嘗妄殺汝等當體吾心戒戰士卒城下
之日毋焚掠毋殺戮有犯令者處以軍法縱之者罰無
赦諸將頓首受命及克鎮江城中晏然民不知兵 又
曰越國公胡大海嘗言吾武人不讀書然吾行軍惟知
有三事不殺人不虜人婦女不焚燬人廬舍故其軍一

百靈編鑑類函

卷言九

武功部

禁暴

十一

出遠近皆趨附之可爲行兵者之法 說選載北征記
曰永樂親征阿魯台名諸將諭曰古謂武有七德禁暴
誅亂爲首又謂止戈爲武蓋謂止殺非行殺也朕爲天
下主華夷之人皆朕赤子豈間彼此哉今之罪人惟阿
魯台餘脅從之衆悉非得已不可以爾日語自今凡有
歸降者宜悉意撫綏無令失所非持兵器以嚮我師者
悉縱勿殺用稱朕體天愛人之意 又曰永樂北征旋
師次通津戍其地平廣多麋子軍士有馳騎犯之者上
適見之急下令止之謂諸將曰能種是者必安業於此
不爲寇矣而不見人者必聞大軍至懼而逃今縱騎犯

之非仁其禁止士卒凡有種藝而無居人者皆勿犯

禁暴三

原齊眾 整軍 執禁以齊眾 武德 嚴令 左傳楚子

德禁暴賊兵保大定功安民 糾暴 豈暴 糾暴 糾暴 糾暴

和眾豐財月令申嚴號令 放縱不法白孝德為

也 傳暴而不 **斷首** 打胷 唐書郭晞屯涇州土

節度使不敢劾而晞士十七人入市取酒刺酒翁壞

釭器段秀實列卒取之斷首置藥上植市門外通鑑

唐紀曰王建入成都署其將張勳為馬步斬所使使先

入城士卒有犯令者勳執百餘人皆捶其胷而殺之積

尸于市眾莫敢犯故 **子牌** 置榜 兖州史料曰徐達

時人謂勳為張打胷 **破之** 也與遇春約日師入吾營而左公營而有將士人

子一牌曰掠民財者死毀民居者死離營二十里者死

師入而民不知有兵食寢互市如故竊相告曰奈何久

抗王師 兵略纂聞曰明太祖之發采石也與善長謀

古香齋續編

卷三九

武功部

禁暴

十一

置榜論士卒有擄掠者必斬凡遇 **原** 斬祀殺厲 埋

入城懸之以故軍士秋毫無犯 **井刊木** 記檀弓吳侵陳斬祀殺厲謂之殺厲之誦注厲

者井埋 病也祀神屋也 傳陳侯會楚子伐鄭當陳隧

木刊 羊牯反禾 **曹公敗麥** 苟不戢兵 何以

制敵 師必有名 **兵先率義** **裂帛書令** 持符

告譴 通鑑宋紀曰大理國主段氏微弱國政皆決於后

忠姚 樞諫曰殺使拒命者高祥其非民之罪文獻通考

樞製帛為旗書止殺之令分號街陌大理之民賴以全

活 通鑑宋紀曰陳希亮知鳳翔府于闕者入闕過

秦州 經略使以容禮享之使者為留月餘壞傳舍什物

無數其徒入市掠飲食人戶晝閉希亮聞之謂其僚曰

吾嘗主契丹使得其情皆譯者教之乃使彘練使毋曰

告譯者曰入吾境有不如法 **原** 如或不能戢兵 則

吾且斬若自是無一人譯者 **將焉用彼將** 整烏舍之眾必在有威 謝鷹揚之師

則

豈宜不戢

禁暴四

○將臣之良

唐書李抱王在鎮十餘年雖無賊虜功而禁暴安人為將臣之良

我來

○梳汝兵來飽汝

典故紀開曰正德時四川賊作亂官兵

于流賊賊嘗謂居民曰我來梳汝兵來飽汝矣

禁暴五

○勅漢光武勅馮異曰三輔遭王莽更始之亂重以赤

眉延岑之酷元元塗炭無所倚訴今之征伐非必略地

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諸將非不健鬪然好虜掠卿

本能御吏士念自修勅無為郡縣所苦

古意鼎鑑類

卷九

武功部 禁暴

三

專命一

○孫武子曰將能而君不御者勝 又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

專命二

○後漢書郭伋傳曰潁川盜賊羣起徵拜伋潁川太守

伋到郡招懷山賊陽夏趙宏襄城召吳等數百人皆束

手詣伋降悉遣歸附農因自幼專命

謂擅放降賊也

帝美其策

不以咎之

專命三

○原師利專行

君命不受

三國志魏鄢陵侯彰乘勝逐北至桑乾長史以士馬疲又

後節度不得過代違令輕敵彰曰帥備專行權利所在縱敵非良將也又諸葛亮數挑戰司馬宣王亦表請戰使幸毗持節制之亮曰彼木無戰情請戰者示武爾將任軍吾命有所不受若能制吾豈千里而請戰耶

出界討逆

刻石紀功

海夏長思反四太守處典而行不出界兵不擅發章按劄曰逆虜無狀此何可忍若

據營陵章即發兵千人馳往擊之倅吏止章曰二千石

表緄擅于江陵大夫出境司隸持節出境有可以

刻石紀功也魏志太祖表鍾繇守司

安國家定社稷專之可也魏志太祖表鍾繇守司

隸校尉持節督關中諸軍委以事特使不拘稟制

師在制命守坐擅誅威專命則不孝註謂太子帥師

後漢任延為武陵太守

坐擅誅羌左轉郎陵令

唐書劉仁軌傳曰時蘇定方圍平壤不克高宗詔仁軌

拔軍就勦羅仁軌曰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

古豈滿鑑類 卷九 武功部 專命

三

稷便國家者得專之扶餘豐特表合內備勢不支久

宜監守伺變以圖之不可輕動眾從其議乃請益兵

又曰時詔劉仁願率兵渡海使代舊屯與二軌俱還仁

軌曰上巡狩方岳又經略高麗方農時而吏與兵悉破

代新至者未習萬一坐變誰與捍之仁願曰吾但知陳

詔耳仁軌曰不然苟利國家知無不為臣之節也因陳

使官願不俟朝命不待奏請通鑑宋紀曰理宗時

師歸州指家貲百萬以供軍費馬光祖不俟朝命招

兵萬人捐銀萬兩以募壯士迎蒙古兵戰於房州敗之

原魏絳戮揚子僕 朱祐受秦豐隆之僕公怒曰必

殺魏絳絳曰軍事有死無犯為敬君合諸侯臣敢不敬

揚子無所逃罪至於用缺臣之罪重請臨死于司寇公

耻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言軍禮也後漢

朱祐傳秦豐隆檻車送洛陽吳漢劾祐廢詔受降違將

帥之任帝不之罪

專命四

增非几所見 漢書源湯既領外國與甘延壽謀曰師支單于威名遠聞其人剽悍好戰伐數取勝久高之必為西域患雖所在絕遠無益城強弩之守如發也田吏士毆從烏孫衆兵直指其城下彼亡無所之守不足保于載之功可一朝而成延壽欲奏請之湯曰國家與公卿議大策非几所見事必不從

專命五

增奏唐陸贄言于德宗曰將貴專謀兵以奇勝軍機遙制則失變戎帥稟命則不威是以古之賢君選將而任分之以圖誓莫干也授之以鉞俾專斷也

軍矯命一

增唐書李晟傳曰朱泚反李懷光陰與泚通帝議幸咸陽督戰懷光大駭疑帝奪其軍圖反益急晟與李建徽

古書補鑑類函 卷九 武功部 專命 軍矯 西

陽惠元皆聯屯適有使者到晟軍晟乃令曰有詔徙屯卽結陣趨東渭橋後數日懷光并建徽惠元兵惠元死之通鑑唐紀曰節度使李錡反常州刺史顏防用客李雲計矯制稱招討副使斬李深傳檄蘇杭湖睦請同進討湖州刺史辛祕潛募鄉閭子弟數百夜襲趙惟忠營斬之

軍矯命二

原擅發 承制 漢書段會宗擅發戍已校尉兵有詔許贖 漢魏春秋詔曰司馬法曰賞不踰日欲入速觀為善之利昔鄧禹入關承制拜季文為河東守來欲承制拜高峻為通路將軍皆非先請臨時刻印 鄧艾拜官 宋均置吏 三國志魏鄧艾伐蜀劉禪降輒依鄧禹故事承制拜

禪行驟騎將軍司馬文王使監軍衛瓘諭艾事當須

艾曰承制拜假以安初附謂合權宜後漢書馬援計

五溪蠻未均監軍接卒均以道遠土病乃矯制命呂

奉詔書入虜營告以恩信因勒兵隨其後蠻夷震怖

大帥而略為置吏而還取馬益軍 入山諭盜

自幼矯制世祖嘉其功後漢書

宮擊公孫述眾多食少轉輸不至會帝遣謁者詣岑彭

有馬七百匹宮矯制取以自益吳晏進兵漢書廣漢

羣盜起拜孫寶為益州刺史親自入山谷諭告羣

盜并本造意渠率皆得悔過歸田自効宜承

破竹 安可守株 師律尚貞 兵符示信 是謂臧

凶 豈宜刑放 苟利便宜 則非專制 宜准濩論

無從公贖 且不稟命 其何議功 陳湯誅鄧玄

奉世擊莎車漢書陳湯矯制發兵斬鄧玄首及名王

十年述誅雪邊吏宿耻云云耿育訟湯討絕域不羈之

君孫萬里難制之虜云云又馮奉世子子朔持節送

吉登瀛鑑獨卷五九 武功部 軍矯命 壹

大宛客遂以節諭告諸國王發兵擊莎車攻拔其城莎

車王自殺蕭望之以奉使有指而矯制違命雖有功不

可為後法不宜封上善之

上將誠為擇利 監軍未可與權 士

師雖許專征 君命誠難擅發 請雖切於利便 名

自貽於矯誣 在師律而貴貞 豈綸言之可贖 以

信事君節當慎守 用權制敵利在從宜 使者以苟

利國家專之可也 所司以未有君命何其速歟

戰死一

禮記曰石聲磬磬以立辨辨以致死君子聽磬聲則

思死封疆之臣

戰死二

增左傳曰箕之役先軫黜狼曠而立續簡伯狼曠怒其友曰盍死之曠曰吾未獲死所及彭衙旣陳以其屬馳秦師死焉 又曰襄老死於郟不獲屍 又哀公十五年石乞孟釐蔽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 檀弓曰戰于郎公叔禺人遇負杖入保者息曰使之雖病也任之雖重也君子不能爲謀也士弗能死也不可我則旣言矣與其鄰童汪錡往皆死焉魯人欲勿錡童汪錡仲尼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雖欲勿錡也不亦可乎 通鑑唐紀曰南詔陷交趾蔡襲左右皆盡徒步力戰身集十矢欲趣監軍船船已離岸

古香齋鑑類函

卷言九

武功部

戰死

六

遂溺海死 唐書來濟傳曰突厥入寇濟總兵拒之謂其衆曰吾嘗絀刑網蒙赦死今當以身塞責遂不介冑而馳賊沒焉 通鑑宋紀曰夏人陷金明守兵二千八百惟五人得脫城中糧五萬石草千萬束皆盡將官張輿戰死 又曰夏人因金兵內侵乘虛盡取河外武州八館之地因攻震武城兵馬監押朱昭召諸校曰城圯壞難支妻子不可爲賊汚乃手刃之納尸井中復帥兵搏戰死之 又曰太原圍不解詔种師中與姚古進軍相爲犄角許翰數遣使趣師中出戰責以逗撓師中約姚古及張顛俱進古與顛皆失期不至師中兵饑甚敵

知之悉衆攻右軍右軍潰而前軍亦奔師中獨以麾下
死戰自卯至巳士卒發神臂弓射退金人而賞賚不及
皆憤怨散去所留才百人師中身被四創力疾鬪死師
中老成持重爲時名將旣死諸軍無不奪氣八編類
纂曰魏勝奉詔專一措置清河口金兵詐稱欲運糧往
泗州由清河入淮勝帥諸兵拒於淮揚自卯至申勝負
未決金徒單克寧帥生兵至勝與力戰矢盡依土阜爲
陣謂士卒曰我當死此得脫者歸報天子乃令步卒屠
前馳兵爲殿至淮陰東十八里中矢墜馬死楚州遂陷
通鑑元紀曰徐壽輝攻九江時東隊淮甸西自荆湖

卓童循鑑類函

卷言九 武功部 戰死

七

守臣往往棄城遁獨李輔守孤城中外援絕賊兵入猶
與之巷戰力不能敵乃揮劔叱之曰殺我毋殺百姓賊
刺之墮馬與兒冕之子秉昭俱死 明典故紀聞曰交
阯左叅政馮貴善用人嘗得土軍五百勁勇善戰撫育
甚厚每率之討賊所嚮成功後五百人爲中官馬驥所
奪貴與賊戰不利遂死 又曰僉事毛吉屢擒巴盜陞
副使追賊至密岫山衆寡不敵力戰而死方吉出軍時
以營帑金四千兩爲犒賞委余文司出納已用三之一
矣文憫吉死而貧其家無以爲歸計以所餘金密授其
僕使持歸是夜僕之婦忽據中堂舉止如吉狀八編類左右

請夏憲長來舉家驚惶胡僉事學亟往視之瞪目視曰
非也頃之夏至乃起揖而言曰某受國恩不幸死于賊
固無餘恨但余文所遺官銀已付某家雖官府無所稽
考然汚我於地下矣願亟以還官言畢而仆於戲生能
殺賊死無所憾真忠臣也生不受錢死不受汚真廉士
也 弇州史料曰張玉隨燕王進攻東昌與麻城侯之
師遇而虜燕王率數千騎繞出敵後敵聚而圍之數匝
燕王死戰得解王不知燕王所在突入其陣大戰手殺
數十百人王亦中創而沒 拊膝錄曰彭聚孫秦俱北
平都指揮也從宋忠守懷來頗有斬獲功宋忠敗秦中

古登羅鑑類

卷九 武功部 戰死

六

流矢血被甲尚慷慨裹血與聚力戰陷陣俱死之

戰死三

曾刻木葬

結菹葬

三國志曰曹公領兖州牧擊黃巾

如信形狀祭而哭焉

鮑信戰死購求信喪不獲乃刻木

將李日月戰於梁山之隅破之乘勝逐北身先士卒賊

伏兵擒之其麾下十餘人奮不顧死追奪之賊不能拒

乃斬其首棄其身而去麾下收之入城上親撫而哭之

盡哀結菹為首而葬之

與喪歸為轉歸漢書灌夫傳曰父孟

軍有死事得與喪歸灌夫不肯歸願取吳將報父讐也

漢高祖令從軍死者為轉歸其縣給衣衾葬且祠以

少牛長

被血以戰

飲血轉戰

通鑑宋紀曰敵犯蔡

州知鄂州崇陽縣李

涓持兵入援至下城與虜戰創甚猶破血以戰死之

又曰范天順牛富守樊城四年及城破天順仰天歎曰

生為宋臣死為宋鬼即所守地猶死富率死士百人巷

戰元兵死傷者不可計渴飲血水轉戰而進遇民居燒

絕街道富身破重傷以頭觸柱赴火死裨將王福

見富死歎曰將軍死國事吾豈宜獨生亦赴火死

一生者無一降者通鑑宋紀曰楊業與契丹戰敗磨下尚百餘人業謂曰汝等各有一

母妻子與我俱死無益也可走還報天子衆感激皆戰

死無一生還者宋史曰尹玉從文天祥勤王軍敗惟

王殘軍五百殊死戰玉力屈被殺死餘義貫幽魂

兵猶夜戰殺人馬蔽田間無一降者

德光往業見孔帖

戰死四

死寇死衛國家並見孔帖創被體而死不仆通鑑宋紀曰元

李恒追天祥至方石嶺及之諸將輩信以短兵接戰恒

駭其以寡敵衆疑有伏斂兵不進信坐巨石餘卒待左

右箭雨集屹不動恒從間道怒氣勃勃如生張順等

就視之創被體而死不仆轉戰百二十里抵襄陽城下城中久絕援聞救至頭躍

氣百倍及收軍獨失順越數日有浮屍遡流而上被甲

古香齋鑑類函卷百九武功部戰死

世戰波為甲門甲門

戰死五

增詩唐邵謁戰城南詩曰武皇重征伐戰士輕生死朝

爭刃上功暮作泉下鬼悲風弔枯骨明月照荒壘千載

留長聲嗚咽城南水杜甫苦戰詩曰苦戰身死馬將

軍自云伏波之子孫于戈未定失壯士使我歎恨傷精

魂去年江南討狂賊臨江把臂難再得別時孤雲今不

飛時獨看雲淚橫臆杜牧聞慶州趙縱使君與党項

戰中箭身死詩曰將軍獨乘鐵驄馬榆溪戰甲金僕姑

死緩却是古來有驕將自驚今日無

示必死一

增說苑指武曰一人必死十人弗能待也十人必死百人弗能待也百人必死千人弗能待也千人必死萬人不能待也萬人必死橫行乎天下令行禁止王者之師也 又曰必死不如樂死樂死不如甘死甘死不如義死義死不如視死如歸 尉繚子曰將受命之日忘其家張軍宿野忘其親援枹而鼓忘其身又曰指敵忘身必死則生

示必死二

古書鑑錄

卷九

武功部

示必死

三

唐書張說傳曰王睆誅河曲降虜阿布思也九姓同羅拔野固等皆疑懼說持節從輕騎二十直詣其部宿帳下召見酋豪慰安之副使李憲以虜難信不宜涉不測說報曰吾肉非黃羊不畏其食血非野馬不畏其刺士當見危致命亦吾效死秋也由是九姓遂安 又李嗣業傳曰廣平王收長安嗣業統前軍陣于香積寺北賊酋李歸仁擁精騎薄戰王師注矢逐之走未及營賊大出掩追騎還蹂王師於是亂不能陣嗣業謂子儀曰今日不踏萬死取一生則軍無類矣即袒持長刀大呼出陣前殺數十人陣復整步卒二千以陌刀長柯斧皆

維所向無前歸仁匿兵營左覘軍勢王分回銳兵擊其伏嗣業出賊背合攻之目日中至辰斬首六萬級填澗壑死義半賊東走遂平長安 南唐何敬洙傳曰周人侵淮南元宗命敬洙清野人保敬洙格詔出城除地為戰場曰敵至吾與兵民俱死於此丈夫豈能惴惴閉門自守耶

示必死三

原焚舟

背水 左傳孟明伐晉濟河焚舟註示必死不復渡也 漢書韓信為背水陣破趙軍

塞井

灌船 塞井夷竈皆示必死 漢書項羽引兵渡河已渡皆灌船

蹈白刃

中 庸 在 金 革 死 而 不 厭 白 刃 可 陷 也 **聯鐵鎖 布鐵藜**

百靈篇鑑類

卷三見

武功部

示必死

三

八編類纂曰宋兩淮鎮將張世傑孫虎臣以舟師萬艘駐焦山東每十船為一船聯以鐵鎖以示必死 又曰勝捷軍張帥正敗宣撫使李彌大斬之大校李復設眾以亂獨青之附者合數萬人山東復擾彌大據世忠將所部追擊至臨澗河兵不滿千分為四隊布鐵藜白塞歸路令曰進則勝退則死走者命後隊勦殺於是莫敢返顧皆死讎 **臨難無免 視死如歸** 禮臨難無凌答蘇武書三軍之士視死如歸 **其可敵乎 誰能禦之 躬擐甲**

胄 親授矢石

內刀於韉 積薪於門 唐書李光弼將戰內刀於韉曰戰危事吾位三公不可辱手賊萬有一不捷當自刎以謝天子 八編類纂曰金人敗關

劉錡在順昌鑿舟沉之示無去意惜家市中積薪 **書** 於門城守者曰朕有不刊即焚吾家母辱敵手也

名相服

書名手足 治兵備江北海大至前鋒犯知皇

公單曉制之救吏士開門以待城不敢逼援兵亦稍前至公呼諸將歃血而盟書其名相服曰是戰也不利我

必死之諸將入人奮
蘇州值倭寇東南承平久吏民不知兵革賊至輒奔潰
公獨練訓所統民兵與力戰而躬介胃策馬先之自書
其姓名於腹背手足曰死職吾責也雖然先人之遺體
不可棄也茲用以志庶
得收葬焉聞者咸感泣

夫 歌虞殯真哈玉 破釜既燒廬舍

吳伐齊齊公孫夏命其徒歌虞

破釜既燒廬舍持三日糧示必死無還心于是大

軍 統率先之卒誓以忘身 握尚右之兵示其必

死

示必死四

增據胡牀坐壘口 通鑑宋紀曰劉子羽以潭毒山形斗

按其上竟平有水乃築壁壘方成而

金人已至距營十數里子羽據胡牀坐壘口諸將泣告

曰此非待制坐處子羽曰子羽今日死于此敵奔亦引

去 直熹贈鑑類函

卷三

武功部

示必死

三

單車入賊一

後周書于謹傳曰行臺廣陽王元深北伐引謹為長

流參軍謹請馳往喻賊謹兼解諸國語乃單騎入賊示

以恩信於是西部鐵勒酋長也列河等領三萬餘戶並

款附一隋書曰劉權為南海太守行至鄱陽曾臺盜起

不得進詔令權召募討之權率兵與賊相遇不與戰先

乘單軻詣賊營說以利害羣賊感悅一時降附帝聞而

嘉之 又曰仁壽初山獠作亂出衛元為資州刺史以

鎮撫之元既到官時獠攻圍大年鎮元單騎造其營謂

羣僚曰我是刺史衛天子詔安養汝等勿驚懼也諸賊莫敢動於是說以利害渠帥感悅解兵而去前後歸附者十餘萬口高祖大悅賜緡二千疋除遂州總管仍令南劍安撫 唐書契必何力傳曰時鐵勒九姓叛詔何力爲安撫大使何力以輕騎馳入其部諭曰朝家知爾詐誤遂及翻動使我苦爾過得自新罪在凶渠取之則已九姓大喜兵擒僞葉護及特勒等二百人以歸 宋史宗澤傳曰澤知開封府有王善者河東巨寇也擁衆七十萬車萬乘欲據京城澤單騎馳至善營泣謂之曰朝廷當危難之時使有如公一二輩豈復有敵患乎今

古彙編類函

卷三九

武功部

單軍入賊

三

日乃汝立功之秋不可失也善感泣曰敢不效力遂解甲降 宋史岳飛傳曰黃佐降岳飛單騎按其部拊佐背曰子知逆順者果能立功封侯豈足道欲復遣子至湖中視其可乘者擒之可勸者招之如何佐感泣誓以死報 又韓世忠傳曰旣破李復魯冀奔潰乘勝逐北至宿遷賊尚萬人方擁子女稚牛縱酒世忠單騎夜造其營呼曰大軍至矣束戈卷甲吾能保全汝共功名賊駭慄請命因跪進牛酒下馬解鞍飲啖之盡於是衆悉就降黎明見世忠軍未至始大悔失色 兵燹亂聞曰孔侍郎鏞知高州曰峒獠倉卒犯城公莅任纔三日

郡兵先已調發聚議閉門守公曰孤城中虛能支幾日乎乃單馬自往諭賊遂終任賊不復出

單車入賊二

原渤海清平 單車警 漢書冀遂字少卿渤海盜賊

先以書諭孰非執弓矢者不得執以為賊單車至郡盜

遂清平 魏志裴潛字文行拜代郡郡大亂有烏桓大

人專制潛單車之部 造壘並降 入家不害 後漢書

單于驚喜潛安撫之 張嬰聚數萬殺刺史以張綱為太守單車之職竟造嬰

壘論以禮福嬰泣曰更生之辰也所部並面縛歸降

魏志張遼聞昌稀稀與遼語許遼單身上三公山人

稀家拜妻子稀隨詣太祖太祖許青遼曰此非大將法遼

日以明公威信著四海 遼奏聖旨必不敢害 單騎造壘 單馬詣營

王雄誕傳曰蘇耽聞人遂安據崑山杜伏威使討之雄

誕以邑險而完攻之引弓遂單騎造壘門陳國威靈因

百毒齋鑑類四 卷三九 武功部 單車入賊 志

開曉禍福遂安即降 又李大亮傳曰大亮為上門令

賊大至大亮單車詣營說豪帥為分別禍福賊眾感服

遂相 單騎入陣 一單騎衝陣 兵畧纂聞曰常遇春從

諸郡遂破汴梁進攻河南元兵五萬屯洛北迎戰遇春

布陣既定單騎執弓矢入陣敵以二十騎攢槊共刺遇

春發一矢適當先者大呼而入麾下壯士從之遂盡殺

其二十騎敵遂大潰河南下諸郡邑悉平 又曰東邱

侯花雲從上於臨濠上使將兵畧地上將取滁州雲單

騎前行遇賊數千人于道拔劍躍馬衝其陣而過賊驚

不可與爭鋒 原 蕭王推赤心 杜畿出不意 後漢書

銅馬封渠帥為列侯降者猶不安世祖輕騎按行降者

更相詰口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相投死乎

魏志河東民衛固謀逆苟或舉杜畿 趙憲示威信

為太守請單車往出不意固伏誅 陳眾以義諭 後漢書趙憲守伯陽時江南未通以憲為

憲示威信乃悉降于憲 廬江七賢傳陳眾辟州從事

有刺賊淳于隔等數千人攻縣眾請以恩信曉諭降之

飛單車在賊所以表告
諭臨素服名德則降衆

單車入賊三

身至壁撫諭唐書裴懷古傳曰始安賊歐陽倩衆數
計擊使木踰嶺逆以書諭禍福賊迎降自陳為吏侵而
反懷古知其誠以為示不疑可破其謀乃輕騎赴或曰
勇難親備之且不信况易之哉嘗曰出信可通神
明况裔人耶身至壁撫諭倩等大喜悉歸所擄出降

免胄見酋唐書郭子儀傳曰僕固懷恩盡說吐蕃回紇
等三十萬人禮泉奉天京師大震急召子儀
屯涇陽軍纔萬人比到圍已合子儀將出左右請以五
日敵衆數十倍今力不敵吾將示以至誠左右請以五
百騎從又不聽即傳呼曰令公來敵皆持滿待子儀以
數十騎出免胄見其大會曰諸君同艱難久矣何忽忘
忠誼而至是耶回紇捨兵下馬拜曰果吾父
也子儀即召與飲遺錫紉結歡誓好如初

軍行險道一
也子儀即召與飲遺錫紉結歡誓好如初

古嘉備鑑類

卷三九

武功部 軍行險道

單車入賊

三

**唐書李光弼傳曰僕固懷恩媚光弼功陰佐朝恩陳
掃除計使者來督戰光弼使傳山陣懷恩曰我用騎今
迫險非便地請陣諸原光弼曰有險可以勝可以敗陣
于原賊斯殲矣且賊致死于我不如阻險懷恩不從賊
拒高原以長戟七百壯士執刀隨之委物偽遁懷恩軍
爭剽獲伏兵發官軍大潰 兵畧纂聞曰嘉靖十六年
阿向據凱口圍為亂宣慰使安萬鎰提兵萬餘相持三
月仰視絕壁無可為計獨東北隅有巨樹斜科偃蹇半
壁間然去地二十丈許萬鎰令軍中能為猿狖上絕壁
者與千金有兩壯士出應命乃鍛鐵鈎傳手足為指爪**

人腰四徽一劍約至木戡定卽垂徽下引人人帶銃砲
附緣長徽而起候雨霽夜昏黑不辨咫尺時爬緣而上
微聞刺刺聲俄若崩石則一人墜地骸骨泥爛矣俄而
長徽下垂始知一人已據樹乃遣兵四人緣徽蹲樹間
壯士應命者復繇木間爬緣而上至圍頂適爲賊巡徼
者鳴鑼而至壯士伏草間俟其近揮劍斬之鳴鑼代爲
巡徼者賊恬然不覺也垂徽下引樹間人樹間人復引
下人鬪鬪而起至圍者可二三十便舉火發銃砲大呼
曰天兵上圍矣賊眾驚起昏黑中自相格殺死者數千
人奪徑奔下失足墜崖死者又千人

吉登淵鑑類函

卷五九

武功部

軍行險道

美

軍行險道二

原水險

道惡

後漢馬援討五溪蠻有兩道可入從壺頭則路近而水險從充則塗夷而運遠

不如進壺頭極其咽喉自破遂進壺頭賊乘高守隘船不得上

漢武帝責楊僕曰失期內顧以道惡爲解

導軍

薄人

漢張騫以嘗使大夏留匈奴中以道惡爲薄人

渴左傳不待期薄人於險

越太行

進壺頭

穀梁齊桓越千里之險北伐山戎

馬懸車越太行下已詳前註

布土治道

鑿山通道

後漢王霸治飛狐道推石

布土築亭障自代至平城三百里魏志鄧艾自陰平道行無入之地七百餘里鑿山道造作橋閣山高谷

深糧運將置澗于危殆又以糧自裹推轉下將上皆攀木懸崖魚貫而進先登至江油

道五將失道

漢李廣引兵與大將軍出東道亡失道後期大將軍使持權醜問失道廣自殺

李陵答蘇武書五

山澤之險

阻隘之軍

斥山澤之險

將失道陵獨遇戰

古之爲軍

不以阻隘

增魚貫而前

蟻附而上

善書李嗣業傳曰嗣業從平百

臨高仙芝率兵深失爲大食所敗嗣業馳守白石路既

陸步騎魚貫而前會拔汪那還兵驅餉塞道不可騁嗣

業擁追及手挺塵擊人馬斃仆者數十百敵駭走宋

史趙通傳曰晏州酋卜漏反携輪縛大國巡檢种友直

遣士丁捕獠數千頭束麻作炬灌以膏蠟縛於孫苜蓿

夜復遣士丁負繩梯登崖顛乃繩梯引下人人銜枚擊

獠蟻附而上詳見

火攻三火獠註

軍行險道三

獨車行馬驟毛髮栗然 批征錄曰十七日發雞鳴山山

僅可容兩馬人馬輾集危迫殊甚又行三四里度橋山

下有土垣乃元時花園有舊柳數株尚存更行二十餘

里過均兒山路險如雞鳴山石巉然下壓下臨河水路

陡絕旁有積雪凝附于岸雪上亦可行但坵裂可畏車

行馬驟毛髮栗然

袁嘉淵鑑類函

卷言九

武功部

軍行險道

三

祥應一

增桓譚新論曰維四月太子發上祭于畢下孟津之上

至此武王已畢三年之喪欲卒父業升舟而魚入則地

應也燎祭降鳥天應也二年聞紂殺比干囚箕子太師

少師抱樂器奔周甲子日月若連璧五星若連珠昧爽

武王朝至于南郊牧野從天以伐紂故兵不血刃而定

天下 山海經曰熊山有穴焉能之穴恒出神人夏啟

而冬閉冬啟乃必有兵

祥應二

增後漢書耿恭傳曰恭于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吏

士渴乏殫馬糞汁而飲之恭乃整衣冠回井再拜爲吏
士禱有頃水泉奔出乃令吏士揚水以示敵敵以爲神
明遂引去 王隱晉書曰咸康元年督護王隨領二千
人討寧州賊三角皆裂軍人惡之隨曰裂者破也當破
而不得土地也到西平郡界兩道討賊賊守馬羨奔走
民皆歸降 晉書載記曰呂光討西域進及流沙三百
餘里無水將士失色光曰吾聞李廣利精誠元感飛泉
湧出吾等豈獨無感致乎皇天必將有濟諸君不足憂
也俄而大雨平地三尺 後周書曰太祖志在討侯莫
陳悅將刑牲盟誓同獎王室初賀拔岳營於河曲有軍
克靈淵鑑類函卷章九 武功部 祥應 天

克靈淵鑑類函

卷章九

武功部

祥應

天

吏獨行忽見一老翁鬢眉皓素謂之曰賀拔雖復據有
此衆然無所成當有一字文家從東北來後必大盛言
訖不見此吏恒與所親言之至是方驗 唐書曰肅宗
至平原郡路傍忽遇一伏兔命左右索弓箭因謂左右
曰吾若破賊射則中之不然則否一發而斃左右咸稱
萬歲

祥應三

增冰泮

冰合

晉書載記曰石勒拒劉曜勒統步騎四萬赴金墉濟自大竭先是流斯風猛軍

至冰泮清和濟畢流斯大至勒以爲神靈之助也命曰
靈昌津 唐書王方翼傳曰初方翼次葛水暴漲沈祭
以禱師涉而濟又七月次葉河 烏噪 兔舞 唐書李
無舟而冰一夕合時以爲祥

烏噪

兔舞

唐書李敬業傳

曰敬業反武后遣大將李孝逸兵三十萬往擊之屯高
郵孝逸後軍蘇孝祥率奇兵上監軍魏丘宰曰賊其逸
于風順蘇乾火攻之利也固請戰遂度溪擊之敬業置
陳久土疲皆顛望不正列孝逸乘風縱火逼其軍軍稍
却敬業乃敗唐書吐蕃列傳曰蕭長為河西節度留
後明年吐蕃攻白草安人重詔臨洮湖方分接吐蕃絕
障洮道白水軍使高康于柁守吐蕃引去吳遣將追尾
有雲出軍上白雲似蓋花如龍祖故紀聞曰明太
免舞大破吐蕃城西氣氲似蓋城中望之以為祥及
一日有五雲見城西氣氲似蓋城中望之以為祥及
城下乃知為駭蹕之地又曰成祖靖難師至紫荊所
服素紅絨袍忽見白花如雪色疑為龍紋織
鬣皆具美如刺繡諸將見者駭異以為嘉兆
梟鳴 梁上鷹集 晉書謝艾討麻秋梟鳴牙中艾曰梟
王敦反虞潛于本縣得宗人大姓數萬赴國難有野
集屋梁眾大懼潭曰起大義而剛鸞之鳥來集破賊必
矣 袪衣示水 塵扇反風 管子曰桓公北征孤竹木
長

古真淵鑑類圖

卷言九 武功部 祥應

五

尺而人物具焉石袪衣馬前疾志管仲曰袪衣示前有
水也右示涉也至甲耳繇從右涉大濟詳征伐 北齊
書曰陸法和征侯景將任約至赤沙湖逆風不
便法和執白羽扇麾風即反于是大潰約軍 白魚
舟中 紫雲牙上 宋書云孝武率眾入討牙立之後天
色開霧有紫雲于牙上 祝井泉溢 漢書曰貳師
破閼水絕廣利拔刀刺山飛泉涌出 北齊書曰平鑿
為懷州刺史請於州西故軹道築城以防遏西寇尋而
西魏來攻是時新築之城之水象大懼南門內有一
井隨汲即竭鑿乃具衣冠俯井而祝至且井泉湧溢
羣魚躍水 雙龍挾艦 南史王僧辨傳曰僧辨討侯景
懼僧辨再拜告天風遂止有羣魚躍水飛空引導
賊望見官軍上有五色雲雙龍挾艦行甚迅疾

祥應四

增止雪反風

唐書王峻傳曰開元中降蕃叛勅峻帥并
州兵濟河以討峻聞行卷甲捨蓐趨山谷

夜遇雪恐失期誓于神明曰彼事君不以忠不討有罪
天所誣者當自蒙罰土衆無罪心誠忠而天墜之則止
雪反風以冀成功俄而和霽時彼者分爲二道
賤自東道追及之獲級三千馱馬牛羊甚衆
無知乃爲賊瑞王是日三叛軍主有雲氣頗異馬蹙墜
矣曰此雲無知乃爲賊瑞耶 墨氣狀如鬪雞五伐史曰劉鄩攻同
救之居旬日望氣者言有墨氣狀如鬪雞
存籍曰可以一戰矣乃進軍擊鄩大敗之
自空而墜金史本烈曰太福攻遼方進師有火光正圓
拜將士莫不喜躍

古香齋新刻神珍淵鑑類函

卷言九武功部

祥應

三

古香齋新刻神珍淵鑑類函卷二百十九

